

漩
渦

陳
白
塵
著

金屋書局

長 篇 小 說

漩 渦

陳 白 塵 著

金 屋 書 店

民國十七年
十月三十日出版
實價銀六角

版權所有

獻給吾友梨雲

—

在許多打槳聲中，我們可以聽到一個頹唐無力的槳聲。划着這槳的女子，病愁埋沒了臉的全部，頭髮疎散得厲害，但還有一層微微油光耀在頭髮的薄面，嘴旁的酒渦，爲瘦削的面龐吞食得幾不可見，正像她無的力槳底下的水渦，淺淺地一現即逝。

她沉視爲她所打起的水波，映着垂下的夕陽。一個淺淺的水渦，在槳底一現而破滅了。幾條水紋爲牠留一些遺痕，可是在五秒鐘後，什麼也沒有了，仍恢復了原有的水面。一種玄妙的意識在她心底一閃，頓覺到一些空幻的悲哀。

“梅村，划呀！”坐在她對面的一個男子命令着。雖然也有四五十歲，一雙深深陷在蒼白臉裏濃黑眉毛底下的眼睛，還會一閃一閃的發光。在那鼻子兩旁短短的鬚鬚上面畫了兩筆似的頓有兩條深刻的縐紋一現。

她勉強使勁划了一下，他那閃在眼裏的兇光和刻在鼻旁的縐紋平復了下去。但不時還拿遊騁在別船婦女之後的目光瞟她。一陣緊急的槳聲從對面響了過來，那船上坐着三個青年學生，坐在後面划船的一個，戴着一頂有四寸闊帽沿的黑呢帽，一付曾在她眼裏閃爍過的目光，在向她注視，使她吃了一驚。

“做什麼？划呀！”

一剎那，船過去了。時間也不住的過去。她仇視着將要歸山的落日，發出一聲長歎。

“好，回去罷！”男子不耐煩了。

“還早，還早，我兜一個圈子再也不划了！”她冰結了似的臉上現出一些笑容。

“划又不划，只在水裏蕩，又不肯走，難道你想跳水嗎？”

“划船很費勁，好，我好好再划一轉吧！”

她又笑了一笑，但我們將不能計算她笑的時間，因為你的錢還沒看見，她的笑容已斂了。

槳在她手中還沒有幾下，她看着夕陽的光輝映在那水渦裏，槳被停止了。

“你看，又不划了！”男子看見一隻船超過自己的船。

她也急忙划幾下，看看那隻沒曾注意的船。船上坐着四個女子，失望使她的手停，槳又不動了。

一個圈子兜轉了，夕陽已將沉沒，再也不能遲延了，又巡視了最後一遭，可是結果她垂低了頭，悠悠地看着最後一槳打起的水渦，微點着頭，眼淚滴下了。

船攏了岸，那男子先上去，梅村嬾嬾地也上了岸。

“唐老爺，划累了吧？已划了四點鐘哩！”一個船夫走過來拉着船說。

“嗯！……”他眼釘着梅村，在鼻裏答了一聲，掏出八角錢給了船家，跟在梅村後面走。在岸上侍候

着的四個馬弁急忙跟了來。

“遵孝翁，哪裏去？”一個三十多歲的軍官從對面來招呼了他。“……唔，聽說您又……”一面斜眼笑着，一面低低頭似乎要向梅村招呼，

“……這就是……？”

‘是，這就是……唔，你近來可好？’

梅村只低着頭在前面走，什麼也不去聽。這時已走出公園的大門，她好像重見天日的囚犯，愁着眉頭向四周一看，轉回頭又慢慢看了一周。在她眼裏一個一個數過去的，都是失望的種子。在將要收回最後的目光時，淚珠已填塞了滿眶。她垂頭上了汽車，悲憤在心頭亂撞。

“明早就回A縣，如能同走，最好今晚就到我旅館裏來。”

“好罷，再見！”那軍官一鞠躬將唐遵孝送上車。

汽車如風般吹過馬路，他恨不能用手攀住兩邊房屋，最後的希望還在她胸頭燃燒啊！可是旅館已靜立在面前。

他們下了車，他一手剛關上房門，

“我警告你，以後不許向那些‘梳挨刀頭’的學生亂看！我生平最惡偷看男子的女人！你要曉得你現在的身分了！”深深地縐紋在鼻旁現了兩現，目光在眉底一閃。

“……”她默默坐在椅上，只在鼻孔裏哼了一下，那尾聲帶了些笑。

“哼！回家去，你休想我再讓你這樣耍！——王升，來！”

“噓！”

“我出去，你們好好的看門！”他臉背着梅村向王升使眼色。

“噓！”王升微微點了頭。

哭聲繼在他出門的脚步聲後，她倒在床上，黑暗佈滿在她的四周，空氣都不由她呼吸似的窒礙起來，人類即時全變了一付猶惡的面孔，每個人心裏都扒出一條毒蛇。失望，是她的一切，一年來企望着的最後援救，即刻變成夢境，永遠拋進回憶。

“柳永籌！我白被你害了！……天哪！殺！殺！殺盡……”

無力地呼號，爲她的眼淚淹下了。世界在她眼裏昏迷了，愁雲慘霧籠着她目見的全部，耳裏好似山崩地裂地響，心旌又不住的搖擺，一切都在浮動，毒蛇猛獸散滿在空間，在向她張牙舞爪吐燄噴毒。這時，她只有狂哭是最後的安慰了。

“太太，不要哭啦！老爺快回來了！”王升在門口向梅村說，接着，便放低了聲音：“小姐，怎樣啦？”

她清醒了一些，如同見了慈母似的，“王升，什麼都完哪！只苦你跑了！將來再謝你吧！”

“太太——龔小姐，再不要這樣客氣！不過，我說，小姐，您不要把人看得過好了！前天我送信去，他看了只在鼻裏笑一笑，說聲‘知道了’小姐，你想這樣態度，那裏還會來呢？所以小姐一切上都上了過信任人的虧！”

“唉！王升，到現在才曉得人是個什麼樣子！”

“小姐也不必悲傷，橫豎是沒望的，慢慢再想方法吧！——唔，小姐，今天看見那戴闊邊黑呢帽的人麼？”

“怎麼？你也看見？是前次那個人嗎？”

他們都回想到從T地時船上遇見的一個戴闊邊黑呢帽的青年，一付炯炯的目光，表現着正直真摯的精神。

“怎麼不是？這兩天在旅館門口還看見他幾次呢！……這人……我想……”

“老爺！”門外的聽音。

“啊！老爺正來了，太太！——老爺，太太正問着老爺哩！”

“出去！”

“噠！”

“我生平最惡同僕人講話，尤其是你們女人家，你同他又說些什麼？”

“你管得着？難道他不是人？不許和他講話？”

“我管不着你 誰管你？自己的身家都不曉得！過不要臉！”鼻下的鬍鬚又動了一動，縐紋又縐了一下。

“什麼！不要臉？”滿肚氣迸出一聲笑，“我沒去強姦那書店的女兒，我沒殺人放火般要人的錢，我沒拐騙……”

“哼！……”他蒼白的臉上漲出一塊微紅，兩隻瘋狗似的眼睛釘着她，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嘴氣得張着，不住的吼，半嚮說不出話，“好，……你說！你想死啦！”

“噓！……”一隻凳子打到床架上。

“老爺，息息怒，張團長來見。”

二

A縣離省城三百多里，沒有水路可通，坐着轎子，四天才到。這時已進了A縣的東門，離唐遵孝家很近，梅村的心在疑懼裏碎了！想到未來的命運不知將伊於胡底。目前的侮辱，更不知將如何度過。更念到過去的悲哀，只覺淚珠下滴。隱隱聽說到了，她一任僕從的擺弄，見了一些人，她所預知的唐遵孝的夫人和一位姨太太，也都見了。雖然這是很難堪的，在這時她倒糊裏糊塗地過去了。

“少奶奶有病，說明早再來拜見……太太吧！，一個女傭在這相見禮剛要結束時候報告一句。

“……”

“好，”

唐遵孝答應一句，將這一場戲收了場。她回到爲自己所預備的房間裏，燈光已備了全量的淒涼在候她降臨，一切俗惡的陳設，更使一種嫌惡和煩燥不住的在鼓蕩，燃燒。但幾日來的疲倦征服得她和行見禮時一樣的隱忍下去。時鐘遲疑的擺聲，使他倒在牀上受着催眠。可是心胸中最近發生的一種性格，又在不住的跳動作亂，這一夜一人雖是靜寂，却全未會合眼。到半夜裏又遠遠地聽見一個少婦和唐遵孝的口角聲。

一種聯想使她回憶到過去中的一夜。那是她和柳永籌等口角的一夜，這是歷史上固定的事實了；但事實雖成過去，而在回憶時情感却突變了，一種悲憤的追恨，替了她以前謙虛的自責。她恨，她切齒地懷恨着這段過去，倘是時間還可以倒流，她將使那次口角變得更厲害，或許要鬧到發生了極大的危險。她那一時隱伏在疲倦裏的新性格突然暴露，兩手揪着自己的頭髮，亂撕了一陣，牙齒緊咬着瘦薄的嘴唇，這

樣一直到了天明。

第二天的早晨，唐遵孝走進房門，坐在一把椅上。她仍在洗臉，也不作聲。

“從今天起，你要更明白你的身分了！不然，……”他用一種很嚴重的聲調，想擺出他威嚴的態度來。

“哼！身分？我不知道！充其量也不過是被拐騙的身分吧？……”

“住嘴！”他現出一些驚慌，“你再說，我可……”

“可怎樣？人已被你騙拐來了，還有什麼？”

“你可真想死啦！你不要做夢！我看還是眼亮點的好！”

他那蒼白的臉上，更白得如紙一樣，兩隻睜圓的眼，從濃黑的眉毛裏跳出。

“我眼不亮，可倒要請你眼亮點，這些廢話再也不要在我面前說。”

這樣意外的反抗，倒使他驚惶而震怒，“好！”他說着舉起坐着的椅子飛擲過去，幸而她身體還小，一

閃就躲過了，只聽“嘩喇喇”一陣響，梳妝台上一切東西都打碎了，她手裏的鏡子也丟過去，外邊的人都進來了。

“二老爺不要生氣，太太不過一時說錯話，這有什麼，息息氣！”

在門外的馬弁將唐遵孝拖着向外去了，僕婦們都在門外屏着氣，忽然背後起了騷動。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蓬鬆着頭髮，臉皮並不黝黑，可是只覺得有些骯髒，兩隻眼睛很大，但不常閉只顧瞪着，衣裳襤褸得比僕婦不如，但舉動又不像個僕婦，她從僕婦後面擠過來，唐遵孝這時已走了。

“可憐！又來一個！留神啊！不要像春紅那呆了頭送了命呀！——好！總算比我好，我那時纔十三歲哩！喂！小妹妹，他的手槍可兇哩！”

“過去吧！過去吧！二老爺聽見要告訴三老爺打你哩！”

僕婦們拖她過去，她也不反抗，隨隨便便地走了。梅村倒像忘了悲哀似的在那裏靜坐着，聽了這些莫名其妙的話，倒生了一些懷疑，恐懼。

“少奶奶來了，”外邊僕婦們這樣說：

即時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少婦走了進來。隨身帶進一陣香氣，眉毛畫得很整，胭脂塗得異常鮮豔。一付美容，好像裝在臉上似的。

“太太‘……………今天特來拜見太太！”說着，淺淺行了一鞠躬。

“這就是家裏的大少奶奶。”跟來的僕婦介紹着說。

“唔，……………少奶奶請坐。”她心裏疑惑曾經聽過這位少奶奶的聲音。

“太太，不要客氣，——啊，怎麼？太太剛到，房間裏還沒理好啊！——吳媽，來替太太整理東西，怎麼將東西放在地下都不來拾？——太太，我去了，外邊許多家事待料理呢！飯後再來請安。”

她好像放一掛毆竹似的一氣說完，即刻就走出去了。梅村氣得發抖。索性將梳裝台一推，東西全打翻了。

吳媽進來收拾打碎的器具。梅村睡在床上，獨自在煩惱，憂愁只在她心頭徘徊，精神已感到疲倦，漸

趨於幻境：

遵孝已經回來，滿面佈着怒容，兇惡的目光，深刻的縐紋，濃黑的眉毛，闊大的鼻孔，都在不住的活動。

“梅村，倒茶來！”

“……”她默然不動，

“倒茶！”他又大叫一聲。

“……”她依然那樣。

“怎麼？……你……？”

“要我倒茶麼？”她才回頭冷笑了一聲。

“不要你要誰？媽特皮！你耳朵聾啦？！”

“唐遵孝！你罵誰？你罵誰？”她戰慄着的手舉起茶壺擲了過去。

“你真不想活啦！”他如同一隻野獸般吼着，一枝手槍從衣袋裏掏出，對準她就放。

“天哪！我的希望……”

她頓覺喉間乾燥，睜開眼，一間空房子奔進她的眼簾，不過心頭還在不住地跳。

“太太，老爺的皮夾丟下來嗎？——小姐，您這幾

天怎麼皮氣都改了？小姐不要生氣，倘使再這樣，可危險哩！”

“唉，誰曉得呢？不由就生氣了，或者是該死了吧？”她的眼淚咽塞了喉嚨。

“小姐，不要這樣，凡事都要緩圖，過燥急轉要壞事。●要曉得前次書店女孩兒的事，在他並不算怎麼一回事呢！以前此地春紅，不是被他打死麼？唉，說來過多，得暇再同小姐談吧！——那末，這皮夾丟到那兒去呢？”

王升在最後一句問得特別地高，隨即退出到門外。

“那不是隨意丟了。”她說。

王升一去，又有一種新意識打進她的心靈。這種意識使她較平靜的過了幾日，每天看些書，壓抑下目前的悲憤，不無於精神上還可得些無可奈何的慰安。一天讀到一部小說裏：

“一個女子對了男子的態度，真是難於應付啊！尤其是像安娜這樣地位的一個女子。安娜這時對這名義上的丈夫，有時敬而遠之，他可覺得你對他多

情。再進一步冷淡他，那可是更不了，他又多方的纏你，使你不得清爽，這或是男子的一種奴隸性吧？但是苦了安娜了！……”

“唉！可憐的安娜！”她丟開書長歎了一聲。

幾日來，梅村雖回了這個‘家’，可是與單獨居住的一樣寂寞，她只因守在這間屋裏，竭力鎮靜自己的態度。對於唐遵孝僅給與一種冷淡，但他或許也有一些奴隸性吧，並且因她的寂寞更介紹了張團長的一位姨太太給她無聊時候閒談解悶。這位張太太原名鄒愛竹，聽說她本也是一位學生，可是不知怎的墮落了，和梅村也還勉強談得來，在這種如死的環境中，有個朋友談談，總算是難得的幸福啊！

三

秋風吻着靜寂的窗櫺，秋虫歌着哀婉地死曲，秋月浴着愁人的心脾。我們在這境中，誰也要滴些心底淚點，梅村索性熄了油燈，引那被燈光拒絕了的月色透進明窗，射到地上淡淡如霜，勾起人渺茫裏悲哀的過去。

散在空間的光，恍似一陣清煙，煙裏隱藏着無限的已往，倘使撥開雲霧，對着已往很可親切地回味一下，可是她那有這勇氣？她祇對這隱約的輪廓，很遲疑的略略回顧。她兩眼仰望着這斷魂的秋月，漫指着飄搖地輕霧，對着認識了一月的友好——鄒竹愛淡

淡地說：

“像在這樣烟霧的過去裏，誰還能知道隱藏過無底的悲哀呢？唉！過去終是過去了，可是未來也恐終是未來吧？愛竹，再也想不到在這樣地方尚可遇到一個你！至少，這多量的悲哀，你將來終可分去我一些吧？不是懷疑你呵，我是要預備一些精神才敢細細咀嚼這段過去！”

“好吧，我完全的過去，也想痛痛快快地告訴給你哩！”

“那更好了！真的，在第一次見着你，真使我恨極了！再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你！”

“太太，老爺今又不回來了。在吳公館打牌哩！……”

梅村打開門答應着。

“小姐——”

梅村急忙擺着手，使王升去了又關上門。

“怎麼？是誰呀？”

愛竹很驚疑地望着梅村，梅村也不自覺地現些不自然的態度。

“沒什麼，告訴我說他不回來了。”

“但他爲什麼抖你——”愛竹將聲音放低，只說了半句就咽住，靜候她的答覆。

“太太，還要水嗎？”吳媽在外面問：

“好，沖些茶。”梅村開了門讓吳媽進來。

“呵！張太太在這裏呀！”她倒了水就急忙忙的出去了。

“吳媽，來倒兩杯茶呀！怎麼急急忙忙出去了。”

“啊！太太，我忙昏了！——她低着聲音——少奶奶吩咐去叫二少爺陪她去睡，說害怕呢！——張太太，不要生氣，我忙昏了！”

“好，快倒了去罷，不要麻煩了！”

“二少爺就是仲華嗎？”

“他今年該有十六歲了吧？”

“……”

經過一短時間的沈默，各人在腦裏都得了一個結論。她們又都回想到剛才未完的談話。

“剛才……”

“唉，說也話長，我在這兒倘使再沒有王升，我早

沒有辦法了。我在T地被困時，算他對我很好，因此漸養成心腹，關於我的過去，他多少知道一些！在省城的時候，他又幫我送了一封信，送給柳永籌一封信，天哪！那就送了一張失望的支票啊！我在前一年的時期，在那時全完了！……”這時她已禁不住要撥開那層烟霧了。

“柳永籌是誰？——我今天不回去了，我們就說一夜吧！——喂，他是誰？”

“他，就是他，我的一生斷送了！我爲他，失掉了我的童貞？我爲他，失掉我的家庭！我爲他，犧牲了一切！我那頑固而可憐的父親，失踪了關閉三個月，他是怎樣地傷心！到現在我的生死都不敢告訴他。我因爲愛他什麼都不顧了！甚至我的名譽。我逃出我的家，離了W縣，就跑到B縣一個小學裏幫我朋友教了三個月書，在這三個月裏，他向我求婚了。我那時那裏有什麼拒絕的餘地呢？我答以可能，他遂要我到省城去，並給我謀了較好的事。熱情使得我發狂似的即刻跑到省城，當時爲便利計，第一天就住在他家裏，……天哪！從此我下了地獄了！……”她伏

在愛竹身上儘哭，無窮的追悔，同榨一般地壓在她的心上。

“大概男子都是這樣東西吧？梅村，你告訴我他現在住那裏，我倒要找找他！”

“……”一種無可奈何的笑冲出她的嘴唇，“這也何必？——唉，說也誰信？那天晚上本來是同他夫人住的，不知半夜裏怎的……唉！天哪！我深深墮入地獄了”她又鼓勇地拭了淚，到這樣地步，結婚是不可避免的。並且他的夫人寫信給我，給我以圓滿的允許。她同我本又是舊同學，他給我的信，大多還是她代交的呢！那時我還想：只要我愛他，他愛我，管他別的什麼！社會上的非難，毀謗，一概置之度外，愛，就是愛，更不須什麼名義的保護。不過，這時我曾接到一封無名的信，他也毀罵柳永籌，說他不可靠，要我慎重。哼！這樣的話，可惜當時只當做離間啊！這封信是結婚前我們在公園裏並玩時一個孩子送來的。我問是誰給他的，他指着對面說：‘假山上一個人。’我一抬頭，只見一個戴頂圓闊闊邊黑呢帽的人，慌張的下了假山。——那蒙着幸福面具的婚後生活，熱烈地待

着我，及我降臨了，呀！那裏邊盡是些殘敗的痛苦和灰白的悲哀！我終日在這痛苦裏淘洗，使我的心碎了，淚乾了！他夫人頓變了惡魔，連固有的一些友誼也都無存！對我的虐待，連奴隸都不如啊！而他，懾於她的淫威，也似乎是愛莫能助。但是，那時我決不，決不懷疑他的愛情。我只可憐他是個欲愛而不得愛底可憐虫啊！”她的話被嬌喘所阻止了。

“梅村，你吃口茶再講，這些過去也不要看得過悲哀了！”

“唉，沒有那過去，那有這現在？那時可憐我一再的隱忍下去，可是壓迫與隱忍成個正比，後來，我被迫到一點反抗的精神都沒有了，橫在我面前的只有一個死！唉！天哪！我那有勇氣去死啊！或者這種壓迫下的生之意志愈加強了！走，走！愛不是那樣容易的，多少要去受些痛苦吧！我決計與他脫離了，可憐這種比死別更苦的生離，尤其是我們強迫的離，是多麼痛苦啊！在臨行時，他說‘我真對不住你啊！’我那時那知人心的深處是怎樣呢？‘愛是永存的，我們並沒分拆了愛啊！’我說。我想，環境總有一天歡迎着我回來的，

我們就那樣分別了！結婚只有一百天哩！”她又吃了一口茶，喘息了半天。

“我說，這樣男人真該殺！他們的目的既達，什麼責任都不負。”愛竹也是別有懷抱。

“那時，我看他的環境也不好，又處在左右為難之境，所以決然走了。我想找一碗飯吃，養活着，幸福總有一天會轉來的。因而只得再到B縣去，走到我那朋友的學校裏，天哪！她已因病歸去了！校長換了別人，我還倚誰呢？這是我的命運啊！新校長還算好，派人送我回去，可是，茫茫的原野，那裏是我的家啊？只好到T地找我的幾個舊同學去，這一去，愛竹，就永遠葬入虎口了！愛竹，這段黑暗的過去，侮辱的過去，使我又怕又要作嘔，不敢回憶了！……”

月亮更光明得孤單了，烟霧已好像揭去。她抬頭望月，一種強烈的刺激，使她止不住心血亂湧。

‘哇！……’

吐出一塊鮮紅的血，射上淡淡的白光，顯出淒涼的黝黑，涼風吻着窗櫺，玻璃凍得打顫，兩人臉上都現着慘白，全室裏充滿着暗淡，秋蟲的鳴聲也逐漸地

細微了，這簡直是個莊嚴的死境啊！

“梅村，睡下吧！我倒水給你，……你休息一下，明天再講。”

“不，現在感情被衝動得厲害，什麼都止不住我的傾吐了！好，我們睡下來談，……”

愛竹助梅村盥了口，扶她睡下。

“愛竹，你會想到一隻小羔羊走到深山裏遇到餓狼時的境況麼？牠攔住你的路，逃又逃不掉，呼援誰也不肯來救，而根本在這荒山就沒有人。那野狼的一付猙獰的面孔，使你嚇也嚇昏了！愛竹啊！我遇到的這野狼，他還有一付人的面孔和一腔狐狸的詭計哩！天哪！那時我不過十七歲啊！以一個這樣的弱女子處在那樣境況裏，那樣吃人的境況裏，心胆都破了！魂魄都喪了！”

“梅村，你休息一下吧！不要再想，苦你自己哪！”

“不，我並不苦，我能告訴你這些，實在是我的快樂。愛竹，你睡下我慢慢地告訴你。……呀！我怎麼喘的這樣兇？……唉，愛竹，從B縣到T地你知道是要先坐民船後換輪船的。我在B縣和那小學裏的一

個茶房就坐船向O縣去，同船一共有三起人，一個商人模樣的老者，和一個中人；一個軍官帶着三個馬弁；其餘就是我和茶房了。在這樣簡單的社會裏，我雖心緒惡劣到極不願與人周旋，可是別人要問到我，又怎樣辦呢？況且我們S省的這些豺狼般的軍人，更不得不敬鬼神而遠之了。

“這位軍官，一直到現在我都在害怕，他那一付濃黑的眉毛蓋着一雙兇險的眼，那付眼光時時在眉毛底下偷瞧着人。當他向人怒目時，更有一道兇光在那裏閃爍。兩撇鬚鬚，披在一張闊大的嘴上，鬚子上面，鼻子兩旁顯出兩條縐紋，在一動怒的時候，更深地顯露。就在這兩道深紋裏正不知埋着多少罪惡哩！一個高的鼻子掛在眼睛底下，很大的鼻孔，塞着深密的黑毛，在我神祕的思想裏，常覺那鼻毛是個發音機，因為他那在鼻裏應用的聲音極多，有時有種冷酷的笑，聽了真令你不寒而慄，有時有種兇惡的怒吼，聽了真害怕得你要命！頭上露些禿光的頭皮，在前面形出一個筆架的樣子露出三個叉。他說話時一付官架子更令人難堪，不他睬不好，睬他也不好。問長問

短，纏個不休，後來問到我那死去的哥哥，他說他認得，又說在某年裏時，他們是極好的伙伴哩！因此，他講話的聲調，客氣了許多，天哪！這更糟了！更不好不答他了。後來問我到何處去，我說到C縣換船到T地，他說也到T地，愛竹，在那時我不過只充滿了厭惡的心啊！……”

她仰臉望着窗外的月，一種死的寂靜，緊壓着這世界裏愁人的殘破底心。她發出一聲悠徐的歎息，歎息得愛竹也下了淚，但只默默着也沒安慰他什麼。

“愛竹啊！就在這樣的夜裏，這樣的月光裏，在那船上我回想起一切，眼淚只可付之流水了！在晚間八點鐘的時候，船到了C縣，隨即就上輪船了。我候他們上去後，我的行李忽然不見了！正在恐慌得要命，那軍官的馬弁來說，‘龔小姐，你的行李已經搬上去了，請上輪船來吧。’這是怎麼一回事啊？那時，我想他已是快五十歲的人了，又是哥哥的舊友，我想總不會有怎樣的危險吧？況且東西已拿上去了，只好帶着茶房跟那馬弁上去。到了艙裏，我的行李已被打開在他對面一張舖上。那時滿心的憤怒只在隱忍着，愛竹，我

們S省的軍人誰是不曉得的？他們有的是勢，你奈何他？我想到了T地，他都不能怎樣我了，那夜我也沒睡，只默坐着靜候光明的降臨。唉！天有光明時，我却永打入黑暗之獄了！船到離T地還有一百里的D埠時，找我同來的茶房時，已經不見了。一個馬弁說，同另一個馬弁在C縣上岸去耍，船開沒有趕來。天哪！愚笨得可憐的我還信以為真哩！我想橫豎是送我的，現在快到了，就安心守着吧。到了午後三點鐘，船就到了T地，我滿心快活，恨不得即刻飛上岸去。我自己整理行李，他們也沒來幫助，我倒安心了許多。我的行李打好，剛預備下船，那軍官忽然向我懇求着說，‘龔小姐，我的馬弁下船叫轎子去了，我即刻須下船找一位朋友。因為現在各處都要檢查行李，麻煩得很！找到我的朋友，我們都可以免掉這個手續，並且我這邊還有不少的公文和現銀，不敢在外邊顯露，我請你等一等代看一刻功夫這行李，我即刻就來。’他剛一說完，沒等我的允許，就跑了。弄得我莫名其妙。後來，我想檢查行李也最麻煩極了，而我雖沒有什麼，箱裏還有一束情書，也怕人翻閱，等一等省掉這手續也是

好的。那知等到五點鐘，還沒一人到來，我心裏着急，預備一個先下去，將他的東西交給船上，船上人不許我走，說要走須將東西帶了去，他們不能負責。這怎樣辦呢？他的東西帶到什麼地方去呢？那裏面是些什麼東西？一來難免沒有危險品，二來人家還當我作賊哩！只好再等他一刻。到六點鐘，他果然來了，滿口說對不住的話，並代為叫了轎子來，下了船，如同見了什麼似的快活起來，我教轎夫抬我進城到第一女子中學，他的轎子也說到城裏去，我也不管，轎夫大家也不作聲，只抬了就走。及到了城門口，轎夫說‘因為戒嚴，城門已閉了。’滿腹失望和懊惱，只發洩不出。他說：‘這有什麼辦法呢？到亞東旅館去住吧！’那時，我城外也沒什麼朋友，T地我也僅來過一次，我說：‘我到城東旅館去住。’他說，‘也好，我有朋友也住在城東哩！’他又向他馬弁吩咐一些話才又坐轎向城東去，轎夫同病了似的走不動，好久才到了城東。到旅館裏，有些軍人在那裏，見他都行了禮。我看好一間房子，他就住在間壁一間裏。我正床上休息默想我不幸的境遇，自己在垂淚。忽然外面一陣脚步聲驚醒我麻木

的神經。我開門一看，呀！們口站了四個兵士，對我說，‘唐團長吩咐，請小姐不要出去。’天哪，這是怎麼一回事？我說，‘我的行動誰能干涉我？我偏要出去。’我說着就走，一個兵拿槍攔住我說，‘牠能干涉你！——現在沒有用了！’說完一陣狂笑，只氣得我發抖，只道是進了虎穴了！天哪！你曉得這軍官是誰？……”他切齒咬牙地一字一字的說！“就是那……唐……遵……孝……啊！”她氣喘得厲害，講不出話了。

“哦呀！你竟是這樣被他弄來的呀！？唉！可憐的妹妹，你真苦呵！”

窗外秋風更顯得淒涼，秋蟲已停止了哀歌，月兒快落西山，房裏更顯黑暗，遠處可已有犬吠聲。

四

月落星移，梅村才沉沉睡去。幾次夢裏驚醒都在不住的囁語。愛竹守着她在一邊垂淚，也沒有睡。曙光從東面射來，雞聲從籬下叫起，忽然窗下起了一陣脚步聲，隔着窗子看見一個瘦弱的青年走過。

梅村已經朦朧地醒了，在慘白的臉上微微現了一笑。

“愛竹，你想我有心同她們爭什麼短長嗎？無奈他是這樣天生的奴隸性，你對他冷淡不得。但是她們對我已無處不下毒手了。前幾天，她——她的媳婦——送來一盤包子，小丫頭心虛手顫給我察出破綻，給

狗吃了，一夜狂吠不止。我將狗扣在窗下，因而他問我原故，可是他還庇護她，因而才大鬧了一場，方洩了些心頭的恨。他近日所以不常到她那兒去了，但是我轉受累，每日來纏。……愛竹，你想他的媳婦是孤寂的人嗎？……”一種微笑勉強掙扎出來。

“梅村，你打算怎樣辦？在這裏終非長久之計吧？”

“……”

“我不相信你將久遠這樣生活下去！”

“愛竹，……在那時我一切被監視着，死都不得，連寫一個字也寫不得，我還生活下去哩，現在也可混下去吧？”

“梅村，你不應該對我講這樣的話，你還不能信任我嗎？”

“……”

“那末，我們的談話，在此告一段落吧。”

“愛竹，你不要生氣，……我同你講。在過去一年裏，我一切都忍受了，那時雖然連死都不能自主，但我那裏想死？我只懺悔我的過去，我想我不該那樣

脫離了柳永籌。我應當再忍受下去，靜候着上帝給與幸福時候的降臨。那裏雖苦，總還有個人愛啊！我自信我是受了自然的懲罰，我安心懺悔。我想我就是當了頭，當娘姨，都求得個機會回到柳永籌的家裏。所以一年來所苦心經營的計劃，都以為能夠到了省城，就可以脫離地獄而登天堂了。我費多少力量和金錢，才買通王升的心。在T地多方勸誘唐遵孝，才許我回家。他還以為我是故意說的哩！天哪！誰知我的苦心！？期待着一年的省城，居然給我走到了，我又多方攀留住了兩天。王升親自送信給柳永籌，我痛痛快快地向他懺悔過去，更表明一年來的苦心，請他即刻救我；恐怕旅館裏不易援救，特約在省會公園候他。我滿心恐懼，怕幸福降臨時，使我支持不住。可是天哪！失望是永被決定了！一直到六點鐘才走，——約他在兩點鐘——都沒見一個人影啊！……愛竹，從此我要向一切反抗了！……”

不是我發牢騷，這班男人只配殺！”

愛竹，這一年的忍受都因有所期待啊！而現在人們所給我的教訓，使我感着無窮強烈的生之意志！

我不甘心就這樣被社會所騙而終身啊！”

“好！我們還得要生存下去！梅村，打起精神來幹！老實說，我的痛苦也夠受了！說死，也早夠死的了！我總覺有許多債務未了的一樣，還要生活着，世界欺騙得我們厲害，也得要報報仇哩！”

“唉，我覺得我純潔精真的愛，白白拋棄得可惜啊！我也得……——但是，天哪！這不能稍越一步的獄牢，幾時才可打破？我總得——”

太陽已在東山坳裏偷聽她們說話，她們也就將聲音放得更微細了。到十點鐘，各人才起身。

“老爺的信，太太！”王升送進一封信轉身就走。

“王升——她低了聲——那裏接到信沒有？”

“……”

“有嗎？”她驚疑地問一句。

“……不，……”他滿心驚訝，不敢再說。

“唔，”她恍然悟了。“你說，不礙事，你說！”她回顧斜臥在榻上的愛竹，“張太太不關事的。”

“小——沒有來，不過我想那次既沒有去，那能還會有信來呢？您將這心放開吧！——啊！老爺的那

個皮夾後來看見嗎？老爺現在找的厲害咧！”

“沒有看見。——如有信來，立刻就送來，好，你
去吧！”

“唉，梅村，這樣人你對他還存什麼希望呢？這是
自尋危險啊！而你也太愚了！”

“……”她低垂了頭。

“那是什麼信？”愛竹故意岔開了。

“不知是誰的，——朗仙，朗仙，是誰呀？你看倒
像一個女子的名兒咧！寫也不像男子寫的。”梅村將
信遞給愛竹。

“哼！”愛竹懷疑的笑，“不知又要害誰了！折開一
下，管他呢？”

“誰高興看他這些呢？這樣正好，我還同誰爭什
麼嗎？”

“不是這樣說，你想，你願別個女子也受他的害
嗎？”

“天下可憐人真多哩！在網裏的要逃還逃不出，
網外的倒想要進來，真是可憐！好，我們就折開看看
吧。”

看了這封情書，引起各人過去的悲哀。

“梅村，我真想寫封信給她，使她明白呀！你看怎麼樣？”

“我也想；但要慎重，要使她明白我們的態度，不然，我們自己就糟了！”

“這也是，最好你先起草，我們再大家斟酌，我去了，再不去可又要倒楣哪！今天晚上再見吧！”愛竹說着忽忽去了。

愛竹走了，只留給他一些孤單，她只在沉思回憶裏生活着。時間依然平常地在度過，她也依然的寂寞無聊。經過這一夜的傾吐，此刻更形孤單而燥急。又有一些意識潛伏到心底。

當自然將午後的太陽一手掛上柳梢的時候，是她一日感傷憂鬱的最高點，黑暗將不可避免的降臨，使他每想到T地被迫的一夜，倘她不是爲着柳永籌，她早可如願地飲彈而死。爲希求光明而忍居黑暗，那料期望的結果，轉是黑暗的更深處！她爲自己的過去遺悔，爲犧牲去的愛情憐惜，禁不住對着空房啜泣。

唐遵孝朦朧着回來了，推門進來，已經不能支持

的睡眠，可又在濃黑的眉毛裏閃了一下。

“我生平最怕人無故的哭泣，誰也沒有得罪你，哭什麼？討厭！”倒上床去睡了，她的傷心更加了一層，嗚咽得更厲害。

“媽特皮！睡覺都不得安穩！不准哭！”兩撇鬚鬚不住的動。

“哼！輸了錢不要在這裏洩氣！你罵誰？”

他從床上跳起，眼睛也從眉毛底下跳出。“你看見誰輸了錢？媽特皮！再哭我拳頭可不饒你的命！”

一時憤怒充滿了她的心，不知要怎樣地發洩。煤油燈在桌上儘發笑地望着他們。這時蓄久的野心，在胸頭一閃。她雖知這是不可能的，心頭又在恐懼，但一種莫名的心情，驅使她的手一掌將煤油燈打翻到地下，一種希望的火在她心裏同地上的火一樣的燃燒。他倒忘了怒氣，即刻狂叫救火，一邊用水潑上，可是火油由水引到四處延燒，延燒到一些紙張上面。她早離開桌子跑開門口在儘看。幾個馬弁從廚房裏兜些炭灰來潑上，使她心裏的火也都熄滅了。

“啊呀！怎麼了？”愛竹走近慌張的問。

“這就是她呀！哼！她想放火哩！”唐遵孝氣黃着臉“她存什麼心？這樣的胡鬧！”

“……”她自覺臉上有些微熱。

“這不過一時氣忿，那有故意的？好，您去吧，我還要同梅村談話呢！”愛竹携着梅村的手，進到房裏，地下收拾好，重點上了燈。

她倆談些日常的話，將門外的人都支開走了，四周恢復了固有的沉寂空氣。

愛竹很不安心的低聲問：“又怎麼了？”

“誰曉得呢？”他自己先笑了。“一時發神經病吧？他又用高壓的手段對我了，雖然，近來不願同他口角，可是氣極了的時候有什麼方法呢？倘我不怕失敗的話，我早就走了。只恐事未成而身先亡，我的前途可就全完了！可憐也復可笑，僥倖的心竟使我今天又發現了一下。”她在愛竹耳旁低聲說了兩句，兩人相顧一笑，也自覺滑稽得有味。

“不要這樣子呀！要幹就幹，不要疑遲了！你的計劃到底怎樣啦？”

“恐怕還早的很，他自己還沒定哩！我總求你的

動作在我的計劃定了再實行”

“你要是胆大，——這也是實在，你的情形與我又不同了。——不過我的時間雖不能定，我那個地方是永久不移的，能到那裏，當然可以找到我。你努力進行吧！我在那裏預備着好酒祝你的勝利哩！”愛竹已經得意起來，好象這個幸福已經降臨了。

“不要過快活吧，理想倘終成了理想將怎樣呢？——好，我們草那封信吧！今天他（準不回來了。”

五

月亮已漸西垂，她倆正修改信稿，一陣喧嘩聲播進耳鼓。梅村側耳聽了一下。

“他回來了！不過不會到這裏來的。”她一邊也急忙收起信稿和筆硯，和愛竹談些閒話。

“你早日遇見我，我早脫離這個牢獄也未可知哩！不說別的，在工地時，有這筆墨也便當多了！”

停一息她們又工作起來了，

“這封信的效果到底怎樣呢？”梅村也並不是失望，只想推測着未來的結果。

“用不是我們的責任了，那管了許多？——只可

惜沒有個人指示我們自己啊！”

“可也不能說那！前天王升說在我們門口又看見那個戴黑呢帽的人哩！我想，那封信一定是他寫的，不然，那有這樣巧事？”

“或許是的，但我總不十分相信。一個男子在想得到所愛者的愛情時，也真有赴湯蹈火不顧一切去求的，可是目的一達，也一樣會棄遺了你，不要當作過可靠啊！我和你說過的馬永清，可不就是這樣；最初不是他，我又何致淪落到這地步？就是——總說一句，我被男人騙夠了，再也不敢相信他們！”

“……………”

“不過，梅村，你也不要過信我這感傷的話，倘若我在人世能得到幸福的話，那已是歷史裏的陳迹了！——你，你却是未來的幸福之后啊！雖然現在還在地獄裏，但天堂已為你預備在那兒候你的降臨了！世間像你這樣的人，也不會是絕對的，梅村，你努力吧！我呢，只想報報仇，洩洩恨也足了！”愛竹這樣淒涼的聲調，禁不住兩人都哭了。梅村對着前途也似望着一片蒼茫無際的海洋，駕着一葉小舟，也不知彼岸究在何

處。

兩人正沈默在不可測的未來裏，忽然一陣槍聲，突破這萬籟俱寂的空間。兩人都驚惶得張口瞪目。

“不好了！不好了！……三老爺被害了！……”停不數分鐘就聽得這樣慌張的狂呼，那好像是唐遵孝的聲音。全院落的空氣全然緊張起來了，接着馬弁僕役都起來了，又聽得一陣呼捕凶手的聲音向後院了去。哭聲又替代了雜亂的喧嚷。

梅村站起對愛竹說，“不能不去看看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兩人一同出了房，剛走到院子裏，對面一個人拖着鞋子過來，梅村一讓，才知是仲華。

“仲華，三叔現在那裏？”梅村還不知向何處去哩。

“在那……邊……吧？我還不……啊，那邊有燈地方就是……”他慌張地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她倆向燈光處去，許多人圍着屍體，這院落是遵孝的夫人和二夫人住的，院子兩邊，就是遵孝三弟的

住宅，兩院相通連，屍體位置在兩宅相通的一個圓門口。靠門的這間房就是遵孝二夫人張雪珍的。

三老爺的瘋太太坐在屍旁痛哭，別人在料理屍首，梅村也不敢走攏去幫忙，順便就到雪珍房裏去，雪珍一見她們進來，忙收了拭着眼淚的手，但眼圈仍通紅着。慌張地讓她坐倆。

“這是怎麼的？你看！那裏說起？”雪珍低着頭在說。

“先前聽見些什麼動靜嗎？”梅村問。

“我和……二老爺都睡了，忽然窗外一聲槍響，急忙起來，就看見三老爺倒在地下了！二老爺說他還看見一個人影往後院去了呢！”

窗外人聲又喧嚷起來了，遵孝領着僕役從後院回來，什麼也沒有捕到。她們三人就走出房去。

“這一定是從左院裏逃走了，唉，趕出來，人已逃了，再叫人，再拿槍，他當逃到很遠了！現在第一去縣裏告訴一下，叫他們趕快捕凶！”大家都沒人作聲，只有瘋太太一邊哭一邊在說話，別人也不睬她。

“真是奇怪呀！二老爺，我正在夢裏聽見有兩人

說話的聲音，忽然就是一槍，槍聲後，還聽見房門響哩！……”她說：

“那是我出來了！……”唐遵孝急忙說。

“響後又響一次哩！我一共聽見兩次。”

“是啊！那是雪珍出來啊！”遵孝一面說，一面已去招呼僕役去了。

“哼……”瘋太太不知懷些什麼鬼胎，她哼了一聲，又嚎陶大哭起來。

這一種混亂現象，梅村她倆再也受不住，回到房裏去。

“你看怎樣？”梅村冷笑着問愛竹。

“照這樣看恐怕不是外面人吧？”

“或許吧？但是，愛竹，你可早點實行你的計劃了！我的機會或許就到了呢！”梅村低聲在笑。

“怎麼？！”愛竹莫名其妙。

“沒有什麼，這不過是我的猜度吧？靜觀變化好了，不過你早點動手！”

“真的要緊急時，我一禮拜內定可成功……”

“不過，那我們不是將要分離了？天哪！我要再失

掉你，我將怎樣生活下去哪？”

她們也不顧外面的事，可是蒙眛的哭聲，終打動心底深處的悲哀。

“愛竹，這位瘋太太也太可憐啊！全家對她一點情感都沒有，幾乎連一碗飯都不想給她了！這樣人還有生趣嗎？唉，……”

“你家三老爺也太過了！別人對她不好還可以，他不應該也如此啊！”

“這固然；但三老爺一方面也難怪啊！你這當然不明白的：她那裏是三老爺妻的哩？哼！這全是他的好方法，名義上享不了，橫豎他兄弟很多；兄弟之外，還有大兒子哩！將來還有小兒子哩！瘋太太和潔華——我們那位名義大少奶奶——還不是一樣來的嗎？不過瘋太太不及潔華能幹啊！”

“但你家三老爺也算不讓人了！”愛竹笑說：

“哼！”梅村也笑了，“明天就發這封信，將這筆帳先了了才好，不然與我的計劃也許有些妨礙哩！我想。”

“那爲什麼？——她能來破壞什麼嗎？”

“那是不會的，不過是我這樣想吧！”

這夜愛竹又沒有回去，可也一夜沒曾睡，只閒談了一陣，又安慰她一陣，又計劃了一些事，天已黎明了。外面忙的更厲害，一面忙辦喪事，一面還忙緝凶手。瘋太太又說些怪話，大家又終日忙的止住她的嘴。三老爺的二太太雖不像瘋太太那樣胡說，但也有些閒話，說要一定找到凶手，並且是絕對可能的。

可是過了幾天，凶手仍是一無着落，官廳更是毫無辦法，只聽他家的命令，說幾聲服從照辦的話。但在一部分人心裏似已有着落。這時，唐遵孝忽然宣傳省裏要去他的職，或許還要拿辦哩！在宣傳這消息之後的第二天，他說他已自請解除了旅長職，恐怕去職的名聲難堪，並說即日要遠離S省，暫避一下。這時全家起了恐慌，三老爺的事還未了結，二老爺的大難又發生，都說這真是禍不單行呢！——但也不是全體這樣說。——至於出走的地址，據唐遵孝所宣傳，是到漢口，但結果也沒到漢口。

六

幾日來表現在唐遵孝的臉上的人多是蒼白的顏色，他的精神常顯出煩燥和焦急，雖常到梅村房裏來，但也不多講話，似在竭力掩護自己的變態。而梅村的態度轉由冰冷變到溫和，在這煩悶的幾天裏，常給他多方的安慰，但仍不能忘掉他心裏的事，煩燥的神氣，仍時時在顯露。有時更顯出一些悲哀的神態，同少年人失戀似的不安定。這些，梅村都給他相當的安慰。使他較平靜了心胸。有時在三老爺那邊料理些喪事回來，更顯出一些神祕的不安。可是梅村只有安慰，也並不打聽什麼。愛竹幾天沒有來，心裏雖有些難過，

但懸在未來之峯上的希望，倒可自慰一些，幾日裏專心在侍候唐遵孝。有時可又莫名其妙的一人在啜泣，但當唐遵孝回來的時候，絕沒有像那次一樣受他的責罵。

這是唐遵孝宣佈辭職的那天晚上，他結束了一些公事，在梅村床上坐着吸煙，在疲倦的呵欠之後，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梅村在一旁看書。

梅村聽他的長歎聲就走過去倒了一杯茶，自己先作要吃的樣子，又問道：“你要吃嗎？”

唐遵孝點點頭，她將杯子遞給他，一邊說：“不要這樣煩悶了！既要去早點走就好了，……”

“你看，你看，怎麼這樣的熱！嘴都燙了！”

“啊！忘了告訴你，這是剛才沖的開水哩！——我看你要走就早點走吧！不過漢口不要去，那於你有許多危險！最好還是到上海去！我總想和你一道去，不過你——”

“你不要再這樣說了！我覺你們女子出門，總有許多不便，而且……”

“好了，不要說了！但別個女子也許會便呢！”她

輕輕一笑，便仍在那兒看書。

唐遵孝還沒有說話，王升在外邊叫了一聲：“老爺！”

“進來！”王升應着他的聲音進來了。一邊站着，手拿一封信。

“有什麼事？有信嗎？好，拿來！”他接過信：“去吧！”他說。梅村低着頭在看書，當作沒有看見，遵孝拿信在手裏，臉上每點肌肉都在不住的動作，又看了梅村幾次，才慢慢拆開信。

“……”一陣撕紙的聲音，使梅村回過頭來。

“又是什麼東西，使你這樣發氣？你看，臉都氣紅了！這是做什麼的？”梅村故意做些鬼臉逗他笑，他才低下那付直視的眼睛。

“好囉！你再吃這杯茶，已不燙嘴了！吃了可包你氣都消了！這是一杯消氣茶啊！”她又微微地一笑，遵孝心裏的煩悶倒被她這樣驅走了不少，一手握着她的手，她心裏只在戰慄，可是並沒有走開。

“你到底要不要我到上海去呢？”她輕聲慢語的問，低了頭。

“好，再說吧！……或許帶你去吧！”

“真的？真的？……呵！”她樂得跳起來，兩重歡喜，真使她有些發狂了。“真的呀？……真的？”

“是的，只要你好好的，自會帶你去。我生平最怕淘氣的女人，像你以前的那些皮氣，真要不得！”他的神情平靜了許多，隱藏在他心底的思緒也比較單純了一些。

“聽你說允我同去，你曉得我是怎樣的歡喜啊！我以前要回來，是以爲你們家裏是很安靜的呢，那知這兩月給我鬧昏了！倘再不出去換換空氣，我將要病了！——唉，張太太她幾天不來了，不然，我要告訴她哩！”她靜等着回響，可是他只不作聲，

“真的，我們家有了事，她來都不來了！平常那樣同我要好，現在就這樣！”

“唉，……”

“什麼？你又歎什麼氣？”她希望最後一句的回答。

“你還不知道呢！這幾天她不是不到你這兒來看你？她，連丈夫都不看了！”

“怎麼？……”她又站起來，表演出一種驚問的姿勢，半嚮不說話。

“她逃了！還捲了張團長不少的衣飾！唉！這種婦人最沒良心！要是我的人，哼！我追到她就一槍！……”

“……”她不知是驚着什麼，“啊！這樣的一個人！她搖搖頭又沈默了一會，“老實說，以前初到這裏我也想走，後來慢慢慣了，也沒什麼不好，再也不想走了，像她這樣好幾年了，還不安心，真負了張團長的好意。這種女人，平常我倒看不出她！”

“哼！可不是麼？拿錢養出這樣一個東西，媽特皮！賤奴！”

空氣一時沈寂下來，梅村又坐下看着書，才略沈下振動着的心房，她立起身在房裏徘徊，低頭沈思，鐘擺還規律的響，漸逐地標準了一切的動作，他的腳步和心房，她的不安定的心和和目光，一種自然的律，不久充滿了全室。

“……”一陣哭聲，頓使他們一切紛亂起來。噪急重新找了牠原主人，他的腳步不由加快了，在房裏

亂轉。

“你走了，三老爺緝凶的事怎樣辦呢？人家都疑惑這凶手不是外人呢！”梅村淡淡的說。

唐遵孝停了脚步，回臉向着窗子說：“我可不敢說，我那天晚上分明看見有個人影向後院去哩！——緝凶的事，我走，當然由大老爺辦。”

“二老爺，三老爺那邊二太太請。”王升說。

“好，來了，”唐遵孝應着就向門外去了。

“王升，你來，”梅村招呼在窗下徘徊的王升。

王升在四周巡視了一下，低聲問：“那封信送來的時間可對嗎？老爺一進來，我就在門外候着哩！——小姐，怎樣了？”

梅村點點頭，“大概可成功了，聽說張太太走了，你可知道是真嗎？”

“真的，有什麼不真？幾天沒有來，小姐還不知道嗎？着實捲去不少銀錢哩！——唔，小姐，今天我和趙順在街上走路談到老爺要出去的話，我就說恐怕小姐也要去哩！我們正談這些，有一個人跟在後面走，及我曉得回頭看他一眼，就走開了，這個人，又是那

個人哩！”王升臉上現出一些驚訝的顏色。

“唔！——”

“後來趙順回家了，我轉身跟着他走，到紫霞路就回到一個人家去了，我在鄰近打聽一下，知道是 C 省人，現在他哥哥住在我們此地經商哩！”

“又去打聽人家做什麼！你預備去吧！這兩天內就要去哩，臨時他說走就走又趕不及了！——這兩天這邊二太太怎樣？還哭嗎？那邊瘋太太和二太太呢，還……？”

王升低聲笑着說：“那邊二太太聽說我們二老爺要走，急得厲害；瘋太太不過還是那樣說怪話：——什麼二老爺過很心哪，聽見門響兩次哪，又聽見二老爺說話哪，——這邊二太太每天不見出來，聽說還哭的厲害哩！”他又低聲一笑，“老爺要來了吧？”王升去了。

她這時感到從未曾有的快樂，燈光溫和的籠罩着她，初升的半月在窗外招呼她去徘徊，未來已似呈現到面前，愛竹的祝勝酒已經在嘴裏呷着，玄妙的音樂在爲她雜奏，她伏在枕上想。

月兒更明了，燈光跟着房子退到樹林的外面去了。村中石凳上坐着她的一個新朋友，在微笑向她招手。……

林外一陣狂風怒號，使他驚醒。三老爺那邊哭聲又起。她回想夢裏那人的衣帽形狀，自己對鏡照了一下，不覺臉上有些微紅了。再聽哭聲，想到真實的未來，不覺有些恐懼。眼淚又滴上寬大的衣襟，再想到自己的病體，好像看見一付屍骸漂流在無邊的蒼海裏，魚鼈要來吞食。

門外的腳步聲驚醒他拭了淚，在臉上預備着笑容，唐遵孝果進來了。

“怎麼，有什麼事嗎？”她先問：

“沒什麼，……唉，不過談些緝凶的事！”他滿臉現出沮喪。

“緝凶的事與我們的走有關係嗎？——有阻礙嗎？我們要等捕到凶手再走嗎？”

“不，不，張團長本約我一道走的，他現已動身先去了，那末，我們後天就走吧！明天是頭七哩！”

“怎麼？後天就走？啊呀！還要整理行裝哩！”

“那末，明天就預備好了，東西也不要帶多，……
…你，你真要去嗎？”

“怎麼？還假的要去嗎？你這次出去，也不比平常，馬弁們那裏照應得到呢？”末句她低聲問。

“好，你去就得了，不要再說吧！我有點頭痛哩！——那上海第N軍的電報譯好早點發出去，我要睡了。”

“那末，你睡吧，我來譯電稿。”她看了電稿又錄了一個底子，然後譯好發出，又去整理些東西。

第二天外面忙的厲害，客也很多，梅村本不願見人，這時更不出去，只在屋裏料理物件，不帶去的物只向一邊丟，吳媽在幫助收拾屋子。到晚間，才大致料理妥定。梅村只薄薄的打兩件行李。唐遵孝的倒有六件，忙得她氣喘微微，看一會屋子，看一看行囊，不免掉下幾滴傷心淚，吳媽在屋裏掃地。

“太太，你幾時回來呀？到那時我好早些將屋子收拾好侍候你哩！”

“回來呀？……大約有些日子……唉！吳媽，你倒苦啊！……我……”

“哦，太太，這是一個皮夾哩！幾時丟到這櫃子肚裏哪？”

“什麼？！”梅村接過來打開詳細翻看了半嚮，隨即藏到自己的行李裏。

七

從八月下旬起身，經四天到了省城，又勾起無限思量。打從公園門口經過，想起待援公園時的癡情，想到那一百天的痛苦，想起那驅去的愛，深深在心底起一陣辛酸。但在一種莫名的心理裏，也很想在最後的希望裏能見一見這不願再見的人。可是傳奇小說裏的機會是不能發現於事實了。在省城住了一夜，次日便對此傷心地悄悄別去。

由省城到上海，必得從T地換船，這更使她旅途生活盡驅於回憶之中了。前一年當被迫之後的罪犯生活，終日在她面前燦閃。已淌去的淚，幾乎又要重

新的一樣淌過。倘不是較近的希望，在眼裏腦裏獻媚。

那時，梅村在虎威下降伏了，但唐遵孝的防範並不敢稍懈。在T地的住宅裏，梅村終日不得出大門一步，馬弁的看守，同監禁着罪犯一樣。連房裏的僕婦，都是受唐遵孝的特別警告過，她的一舉一動都加監視，手一摸筆，即刻桌旁就站下人，後來連筆墨都索性收了。一日裏除睡覺時都有僕役在看守着。這樣的生活中，梅村只得以眼淚洗面了。哭是她每日同吃飯一樣的必須。吃飯有時她還不必要，哭却無日或缺。弱者的威權，除了哭還有什麼？可是強者的暴戾，連這一點也常加摧殘。在他高興時，拿你的哀啼當作取笑的資料，不高興時要你不哭，就得不哭；不然，老拳，手槍殼，都容易享受，行迹方面，尤是不許稍逾規矩——唐遵孝的規矩。比如同馬弁們講話，至少要冷着臉說話，倘你要表示一些忠厚或謙讓，那手槍已夠向你點頭。梅村出門，那是大典了！極少要四個馬弁在四周圍起，轎簾深垂，不許向任何人注目，尤其是“梳挨刀頭”的學生。女子的貞操，在他是唯一的口頭禪，他似被委過對女子有絕對的專制權的使者。有次，唐

遵孝要攜梅村同赴某旅長的壽宴。路上遇到一個青年向他們汽車裏望，梅村偶一回頭，急忙就收回了目光，深恐犯了法。可是他已令人將那青年拘到旅部裏去了。即刻轉車回家，將梅村關在一間一無所有的空房裏鎖了五天。到晚上僕人們睡了不要緊，倘使他回來時，不見她迎接，那罵兩聲“媽特皮：賤女人，”是最低的懲罰了！她每夜至早也得要兩點多鐘才有睡覺的希望，可是早晨六點鐘就要起來。有時一夜不回來，一夜就不得安眠。有一回晚間，候門到四點鐘還沒見回來，她伏在案上不覺沈沈睡了，適巧在這時他又回來了，走到房裏看她在沈睡，一手將梅村提起向地下一擲，幾乎將她擲暈過去。可憐她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接連又踢了幾腳，幸虧馬弁們還沒有去，拉住唐遵孝去睡了，梅村這時連哭都不敢，只掩口乾咽，不然又得挨老拳。在再前一年她肄業第Y女子師範時，她是怎樣的一個性急女郎啊！這時甘心屈辱，所為何來？無非自願懺悔，以待時機的再來啊！

這些痛苦的過去，在未到T地之前，已一陣陣在重複的演述，一日日離T地更近了，好像這些痛苦又

要降臨了。她不禁起了無形的恐慌，雖然，這時的痛苦依然如前。又過了十天，果然到了T地，居然又住到傷心不忍再見的城東旅館。這該是梅村的淚債尙未償盡啊！

梅村想再到那間屋子裏去憑弔一下，馬弁們攔住說：“老爺吩咐不許太太出門一步！”

她可早已神遊那間屋子去了，那屋子對門放着一張沙發，門的左邊是一張銅床，銅床右頭是一張梳裝台子，左右二旁放幾張椅子和茶几，沙發銅床之間，是一張小餐台，沙發的左頭是衣架衣櫥，壁上掛上幾幅風景畫。電燈在發着凶光，門外的槍桿時時搗地作聲。她一時看見一付面孔在面前搖擺，濃黑的眉毛包藏着一雙大眼，幾條紅絲佈在眼球上面，同毒蛇的舌尖一樣在轉動。一時一時將這付眼睛拿出示威。兩撇鬚鬚同樣地包着一張大嘴，嘴上鼻旁深深刻着兩條縐紋，標記看罪惡的過去。廣大的頭皮，禿得發光，頭髮雖短，倒一根根豎起。尖狹的下顎，將全面拉成一個三角形。一種隆隆的聲音，在嘴裏透出，有時也常從鼻裏通過，一句恐嚇，一句哄騙，一陣笑聲在面

前擾個不休。梅村倒在沙發上，儘哭着不答；一時又看見一根小鐵管指在鼻上，一種如冰的冷從鼻尖透到心裏。碰到正在燃燒的希望，心就做了他們臨時戰場。結果鐵管子收回了，因為希望不肯犧牲；一時一些無禮的舉動也在眼前閃過，她同小鷄一樣被他一把提到懷裏；……一時一陣混亂的現象又經過，所有的行李都被檢過，一些認為稍有關係的東西都被毀滅，筆墨紙硯，更一些不留；一時一間空房同僧房一樣的孤獨在眼裏，門外的槍桿搗地響；一時她自己圍着桌子在亂逃，結果只得哀求倖免。

“怎麼哪？又想些什麼？”唐遵孝的聲音頓使她驚醒了過來。

“……”她換出一付笑容！“你曉得我想些什麼？……我想我那年在這裏時真傻！爲什麼要同你的手鎗拚命呢？倘使那時你不留情，我不是早已沒命了嗎？那裏還有今天？”說着不禁有些傷感。

“好哪！孩子，想那些做什麼！明天好走哪！船已到了呢！”他說着就倒在床上。

梅村下了床，一邊問：“明天就開？幾時好到上海

十天可以嗎？”

“哼，……………可以。……倒杯茶來，怎麼又忘了烟盤也不拿來，做些什麼？”

“該打，該打！來了，來了！不要生氣啊！”她張嘴笑着，同小孩子哄着大人一樣。捧出烟盤茶壺放在床的中央，又將枕頭給他枕了，才在一旁睡下燒烟。

濃濃的煙，籠罩了梅村思想中的過去與未來，但過去常勉強地被未來所戰勝。在這時，過去是不在腦裏發現，發現後偶一表露到外面，立刻就有人替你打回。這時在兩人心裏都孕着未來的迷夢。唐遵孝心裏想在到上海之後，可以放蕩一時，家裏的事一了，再回S省去，這次出來雖說是避難，倒也快活。梅村的未來之夢底焦點，在愛竹的酒杯上。更夢或舉杯相慶的除愛竹外尚有一人，……………

他們的迷夢隨着烟的飄散而破滅了。

第二天，他們上了船，梅村心弦上的箭尖已直射向上海了。船在長江裏走，可是梅村只在艙裏悶着。沿江風景空空錯過，遠望正是秋水長天，她也不能一賞此勝。船艙的門閉着，雖是九月初旬，已悶得空氣

都不易轉換。梅村也不敢再到艙外去透空氣，她已吃了教訓，不肯再受他侮辱，寧願在艙裏悶死。

從窗裏望些零碎的江景，數着手錶的秒針，延挨苦悶的天日。唐遵孝也不在艙裏坐，只東跑西轉在外邊混，馬弁只在艙外看風景，空洞的艙裏，只剩個寂寞的梅村。

在梅村一秒一秒數度的時針裏，過了三天，船到了G埠。這時從G埠開漢口的船多因時局問題停駛了，只有一隻日本船還開。可是只僅有這一隻，當時從T地開來的船已有兩隻，合併三隻船的人上一隻船。別的船又遙遙沒有開期。這時那日本船上的艙位已賣完了，祇得勉強坐統艙，而統艙也已賣完，千難萬難只找到一個鋪位。這一鋪，僅夠堆放一些行李。梅村則坐在行李上，可是頭上就是板，抬頭都覺礙事，終日終夜不得睡覺，輕易也不得下鋪，下鋪還得費許多事，因為她的鋪位同商店貨架最高層一樣踞在上頭。滿艙裡人的氣味，煙的氣味雜在一起，呼吸都不想呼吸了。船舷上都站滿坐滿了人，得倚一根欄桿，得拉一根繩索，已算是很大的幸福。唐遵孝當然

更不坐此地，將梅村一人丟在艙裏。這時他也可算解放，也不看守她不使向人注目了。

這樣拱腰屈背的生活，又過了四天，才到漢口。這四天終日裏只拿些玄想填滿未來的愁望。到漢口下了船，聽說第二天才有船到上海，他們就叫馬車進旅館。當他們剛要上馬車時，

“遵孝翁°那裏來？”一個小政客模樣的人在路上招呼。

“哦！汝霖，你幾時到此地來的？”

梅村在馬車裏守他們談完了，才向江濱旅社去。這天下午梅村依舊在過烟霧生活，將一切未來盡付於此渺茫的烟霧裏，晚間那在碼頭遇見的人又來談了許多時才去，梅村睡了一夜甜蜜的覺，可是在夢外守候着她的是這樣的一個不好的消息。

“梅村，吳汝霖留我在此地幹些事哩，我們上海可以不去了。”

“唔，……” 燃燒正熾的一團火澆上過量的冷水，火熄了，可是潛伏在心底的希望之火尚未甘心熄滅，還在不住的鼓動燃燒。她才想起前次打到上海去

的電報。她又多方拿政治的背景誘惑他，要他到上海去，一方說漢口不及上海好，但他的態度已經鎮靜。

“仰渠已到九江，漢口對我還有什麼危險？上海方面還靠不住哩！劉長偉的電報應該在我們先到了，現在還沒來，恐怕是沒望的了！”

她只在沈思，想了一忽，在箱翻出一個電稿，看了又看，想了又想。這天上午毫未安靜過，到了午後，遵孝幸而出旅館了，梅村偷偷草了一個電稿，又在箱裏摸出一個小匣子。

“來人！”梅村在裏面放大聲音叫。

“來了！”王升聽見這特別的呼喚趕進來。

“你悄悄將這電稿發出去，這是個要緊的電報，因為老爺要不到上海去了，你無論如何要將牠發了。不許經任何人看！——這是一隻戒指，拿去換了錢好打電報。謹慎，謹慎，我的生命全在你的身上了！”她已哭了。

“小姐，不要急，我一定就去發，你安心吧！老爺回來，就說我請假出去了。”

王升的身子剛一出門，恐懼即刻來包圍她，心裏

的震懸，終日現出不安的神態，只好裝病睡在床上。幾次從夢裏聽到“老爺有電報”的聲音而驚醒轉來，醒後並沒見發生什麼，才放下吊起的心。

這是發了電報的第三天，她的心在一面已比較安靜，在另一面轉又緊張起來。忽然間門外的馬弁說：“老爺，有快信。”她心裏並不十分驚異，馬弁應了唐遵孝的“進來”而進來了。一封闊大的信封，信封上一邊印着“國民革命軍第N軍司令部緘”通紅的字。那“第N軍”突使梅村的眼瞪了。勉強打起精神等唐遵孝的動靜。他拆信看完了，毫不介意的一笑，“我說不能作準啦！你看，劉長偉已經不在上海了。上海可決定不去了。”

“是誰的信，劉長偉嗎？怎麼沒有電報呢？”梅村往鎮靜的問。

“他已不在上海了，怎麼回我電報？這是他朋友代覆的。”遵孝依舊辦他的事。

“唔，……”她的恐懼減輕了許多，更輕淡的問：“那末，劉長偉現在那裏去了？”

“據說到南京，”

“還回來嗎？”

“不知道。”

“唔，……………”

她倒在床上去睡了，躲過他的注意。一種恐懼後的安慰，使他覺到無窮的快感。

“明天我們好搬到那幢看過的房子裏去了，上海是定不去哪！”

“那房子呀！”她說，“我還不中意哩！院落還小一點；不好栽花！”梅村說話，特別的慢，表示出並不急急。

“那天你說還好，今天什麼又不中意了？不要過講究了！你們都是這樣三心二意的，別的房子一時又那裏去找？我看你將就一點就得哪！”

“不是這樣說，倘使能找到較好的房子不是更好嗎？免得後悔啊！你想我們這樣一來，也不見幾個月就走啦！”梅村含笑着說。

“但也不會過久，誰高興再去找什麼房子？明天搬去好了，有好的房子再搬。”

“……………”她沈吟了一忽，“明天何必就急急地搬

“我們也得看看用些什麼傢具去辦一點來，辦好了再搬進去也不遲啊！”

“我生平做事就是要爽快，你們女人家就是這樣那樣地弄不清。

“……”她也不再說了。只在做夢。

她又夢到人說“老爺，有電報。”她驚醒了一看，却又是失望。

第二天她醒了之後還在床上假睡不起；推說頭痛，挨到十一點鐘才起床，慢慢起床，洗臉，吃早飯，午餐，洗臉，一直到兩點半鐘，方戀戀不捨的到新房子裏去看了一下。

看過房子，唐遵孝就要去買傢具，她偏要回旅館，他偏不肯，她說要小便去！遵孝沒有辦法，只好跟她回來。在進旅館門後，梅村的心希望得緊張了起來，剛走到自己的門口，茶房走過來在他們後面說：“唐老爺，電報！”

“呀！……”她忍不住叫了出來，急忙又改了口氣，“這是那裏來的？上海？……你想這是劉長偉的嗎？……”

“你譯出來看吧！——上海別的還有誰呢？”他說
，“或者他回了上海嗎？”

她慌忙譯電報碼簿，最初譯得很慢，後來越譯越快，肚皮裏的歡喜幾乎都按不住了。“啊！你看，這不是劉長偉的嗎？”

她將譯出的電稿給他看：

“漢口江濱旅社轉唐遵孝，趕速來滬。長偉”

“哦，……前次既日電報給他謀事幹，現在可怎麼辦呢？……”他背着手在房裏來回踱着，她也不作聲心裏只在歡喜。

八

梅村當脚尖剛踏上上海的碼頭，一切繁亂噪雜的聲音，佔有了全空間，頓使她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孤獨，馬路上不安定的奔馳，勾起她不少的恐慌，她幾乎要疑惑前途黑暗起來了，倘使沒有愛竹那裏的一些微微的光明。

在思潮起伏之中，梅村被車子載到大東旅社了。她心裏只在跳動得厲害，和小孩頓然得了許多金錢，不知使用的一樣無所措手足。她竭力制止住這溢於眉梢的感情，可是不安定的神態，隨時隨地的在發現。

在旅館的房間裏，她只呆呆的坐着，雜亂的行裝，

散滿在房裏。剛理一下行李，又去打開箱子亂翻；剛說要吃茶，早又倒在床上睡覺。

“吃飯，吃飯！肚裏餓了！茶房！”

“……”茶房進來侍候着。

“開飯來！”

“點什麼菜？”茶房照例問。

“……”她倒遲疑了半響“你要吃什麼呢？”她又轉向唐遵孝。

“隨便什麼吧，你吩咐叫他去弄，你先來燒烟。”唐遵孝已打了呵欠。

“隨便？——那我現在不吃了。”梅村去端烟盤，但滿臉的不高興。

“爲什麼不吃飯？——喂，你去隨便開兩客飯來好哪！”唐遵孝也不耐煩的說。

吃過煙，吃了飯，遵孝說要出去，梅村心裡不免有些緊張，覺得重大的事件，即刻就要發生。在他剛一出門，即刻寫了一封信，叫王升去送。

“遇了鄒小姐——張太太——請她立刻到此地來找我，不要忘記！快去快來，最好比老爺先回來！”

梅村緊緊叮囑了最後的話，就蒙着頭睡，在候好消息的降臨。時間依然如故的一步一步前走，間壁房間裏的客人唱着大曲小調，更加使他心裏繁亂。馬路上的喧嘩幾乎要將一切佔沒了，她只蒙頭想睡，避去這些盼望，焦急。

她忽然如夢醒般從床上跳起，打開行李將幾件文件和一個皮夾放在衣袋裏，又倒頭睡下。不久，匆促的脚步聲奔進了門，唐遵孝已在她不意中回來了，滿臉的沮喪神氣。

“真倒霉！這是怎麼一回事？劉長偉並沒有回上海，是誰回我的電報呢？”他只蹣腳。

“什麼？劉長偉不在上海？這那有的事？你看錯了！不然，誰給你回電？”

“哼！我倒不會錯，……不過這些電報都是你謊的，或者還是你錯哩！”

“稿子都在，你自己去看好了！——我總不會到上海打電報給你！”梅村亦滿臉怒容。

“哼！……”他只在懊惱，眼睛深伏在眉毛底下不肯出來。

“太太，”王升在外面叫，這一聲將梅村嚇倒了，半響不敢答應。

“什麼？”遵孝氣憤的問。

“啊，老爺回來了？……我正問老爺回沒回來哩！……”

“混蛋！我回來時你不知滾到那裏去了，現在還太太，太太亂叫，叫些什麼？”

梅村只在發抖，恐懼在面前遮着幸福，不讓和他見面，心同未被判決的囚犯一樣，不能放下。幾次要跑出房門！可憐都被他一付眉毛縫裏透出的凶光阻止了。王升的脚步聲還在外徘徊，一時又聽到一個高跟皮鞋的聲音夾雜在裏面似的，她再也忍不住這把持不定的心了，驀地裏開了門，王升送上一封信，唐遵孝也跟了出來，門外別的也沒有什麼，梅村藏着信回到房裏。

“你在這裏做什麼？”

“沒做什麼，在侍候着老爺呼喚哩！”

“誰要你在這裏？滾過去！”

“噎！”

遵孝回到房裏，已不見了梅村，只聽在床後洗手室裏有咳嗽聲。

梅村在裏面拆開信，即刻使她驚恐的要暈倒了。勉力支持着，又讀了一遍：

“梅村：

電報剛代拍發，不幸即刻降臨了！張精誠已追蹤來滬，我於今日去杭暫避，不能留晤。如妹來滬，可好自爲之，勿操過急，我於可能範圍內總竭力助妹成功，但恐空言終於無補耳！心痛如割，把晤何日？敬祝成功！ 愛竹某日留

照信上看，愛竹已經離上海三天了。梅村一時神志都昏了，灰白的臉，一出洗手室，就被唐遵孝發現出來。

“你做了些什麼事？哼！我看你對我說的好！你看你自己的面孔！”遵孝的眼睛釘住她。

“我沒有什麼，問你自己好了。”

“什麼？！”

“沒什麼！”

“你，你！你想什麼？！”

“我想嗎？我想我的黑暗的過去，我想你是個吃人的魔鬼！現在我也沒有什麼能力，拚着你我的性命幹一下吧！唐遵孝，你在S省裏可用暗無天日的手段對我，可是……”

“什麼！住嘴！我看你安穩點好！否則……”

“哼！現在我什麼也不怕，你還敢拿手槍在租界上放一放嗎？現在我可再也不能安穩了！”

“好，你不安穩，我早已知道你……”

“哈哈，你也算傻！早知道我，還讓我出來？就知道也算傻了！”

“好，你說吧！你現在想怎麼樣？”

“唐遵孝！你是明白的，現在你讓我自動的出去，從此我們各不相干，我也不追你的過去……”

“什麼？……你！媽特皮！拿飯給你養得要打我了！好容易，走？”

“哼！拐騙人還想拐騙到底嗎？你要這樣，我可要宣佈你的罪狀了！”

“你敢！”他睜開伏在眉毛底下的眼睛，兩撇垂着的鬍鬚被張的嘴扯平了，兩隻手同鷄爪一樣每個手

指離開向梅村張着，這餓虎撲羊的形狀將梅村嫩弱的心靈震破了，站在一邊候着，及唐遵孝猛力撲去，向左邊一閃，讓到近門處，一邊嚷着：“你要打死人嗎？你要打死人嗎？”

門外的馬弁，茶房，間壁的客人都驚惶地跑來了，馬弁只拖着暴怒的唐遵孝，儘在勸。這間房子右邊是樓梯口，房外的人更多了。

“諸位，倘使你們沒有要緊事的話，要請諸位主持一些公論。他，叫唐遵孝，我們同是S省人，有一次，我從B縣到T地去，在路上和他同船，那知他起了壞心，他充認我哥哥地朋友，和我接近，先生，我不過是十七歲的女孩兒，他是四五十歲的長者，我小小年紀那敢用壞心測人？哼！那知這人面獸心的老混帳，竟是禽獸不如的東西！……”

“你胡說！……”

“喂，先生，現在可不能讓你動武！”這是大家的輿論。

“不是，先生，你們不能聽她一面的胡說！”

“你不要嘴強，我說完了你再說好了，誰不許你

說？”

“是呀！”衆人附和着。

“他在黑暗的S省用軍人的勢力壓迫着我，強我作妾，先生，死，本不是難事，可是他，這種禽獸，連死的自由都被劫奪了去！虐待我一年有餘，又回到她那污濁不堪的家裏，且而……”她用眼看了他一下，“現在，千方百計脫離了黑暗到吞人的S省，此地是有天日的了！諸位，現在我不能讓他拐騙到死了，請諸位主任些公論！……”她在哭，大家相顧沒人說話。

“諸位，請不要聽這賤女人的慌話，——誰拐騙你？——她是我的妾，我們家庭間事，請諸位不要問。——你也不要再騙人了！”

“胡說！誰是你的妾？你有什麼證據？你與我有什麼關係？你沒有資格管到我！說厲害一點，你是個拐騙的強盜！現在，我要走了，諸位，請你們證明我沒有拐捲他什麼東西！”說着走了。

“那裏去！”唐遵孝一步跳出攔住她。

這時客人中間走出一位穿西裝的青年向唐遵孝說：“先生，你既沒有什麼可以證明她是你的妾，你可

就不能攔阻她。況且，以你的年齡，誰也不信她是你的妾。我看，你先生息怒，倘使過於追究起來，或倒有些不便。我也是S省人，現在這位小姐，倘不以爲侮辱，我用同鄉名義，請您暫時住在另一間房裏。你們好辦理你們應辦的法律手續。倘使先生找出什麼證據，那末，當然由我負責送還這位小姐，諸位，這樣辦法如何？……”

大家在點頭，這是無反對的通過。

“好，你姓什麼？將來我向你耍人！不怕你跑！”

“好罷！我叫胡芝瑛，住在五十九號，就是這邊一間，和你是隣居哩！”

“胡先生，那末我將如何感激你哩？”

“啊，小姐，不要這樣客氣，我們也算同鄉哩！我還沒有請教尊姓……”

“啊，我叫龔梅村。”

“密司龔，請先在我房間裏坐一坐，我叫茶房去另開房間。”

“啊，好，坐一坐，不過……”

“密司龔，我們現代的青年，至少應有一些同情

互助的精神！何況還是同鄉！密司製，您這樣不幸的境遇，我們一般社會也都應該負責的。請你信任我用同鄉的資格幫助你。——茶房！”

“噲！”

“去開一個房間給龔小姐住。”

梅村剛坐到新開的房裏，如同又經過了一場夢境。對於過去或可有一結束，可是未來的險惡，將又伊於胡底？世界於她，一切都空了！末路的淚不住在奔流。

現在雖算已脫虎口，但一個孤零零的弱女子，教她又怎樣辦呢？胡芝瑛雖是一個學生熱心幫助她，但一無認識的人，未免受之有愧。如此為人難，更使她心弦不住的震蕩。正在煩悶着，胡芝瑛來了，因而追述到過去的悲哀，和困苦的奮鬥，不禁使胡芝瑛也都悲憤填胸。結果議到辦法，決定找胡芝瑛的一個當律師的朋友，請他辦法律上的手續。

“胡先生，在法律手續之外，我可還有些有效的力量在這裏。唐遵孝有幾件文件被我檢到，這是與政治有關的，倘是發表出來，他可有極大的危險！”她從身

上摸出一個皮夾子“這個可使他一無反抗的允許我的條件。現一方請律師辦法律上的手續；一方請胡先生通知他我這裏有這幾件文件，倘使他不允許，我可要爲他發表，在他答覆律師的函件到後，我認爲圓滿時，我可將這些還他。胡先生，這個要請你去辦。”

“有這樣有力的東西，那麼，密司龔的事件，更容易辦了！但律師方面的條件將怎樣？一是脫離關係，二是如何賠償贍養，三……”

“不，不，我的條件好辦極了，只要他承認與我是毫無關係的就得了！不然，外間不明還以爲我是……”

“是的，是的，”他慌張的說：“我一時說錯了，請密司龔加意的原諒！”

“胡先生，沒什麼，我不過怕同他去嚼噤罷了！那末請你就去找令友吧！——唉，胡先生的厚意，我將怎樣謝答呢？”在她憔悴的臉上，又顯出幾絲悲哀。

胡芝瑛去後，一顆飄在渺茫雲間的心，不知將如何安定牠。她扶着窗外的欄干，望着高低起伏的洋房，接連着行雲的黑烟，反映的晚霞變得灰暗了。如

蟻的行人在她俯視裏蠕動，一切苦悶的哀號在她耳裏雜奏，一些星星們，在拚命地要使牠四周顯出黑暗。

“天哪！何處是我的歸依所？”

蒼茫的未來，將她搾得渺小到感着自己存在的懷疑，她哭了，恨不得從樓上跳下去。

九

胡芝瑛去後久久不歸，更使她起了不少的疑慮，深恐再蹈前年在T地那回事的覆轍。倘不是這時她拋棄了貴重的生死問題於度外，不知又將怎樣的恐懼呢！她儘在等候，因而更想到那次在T地崇仁路候呂競民的情況。

呂競民是她一個遠戚姊妹，一次在T地某處遇見了，因而暗訴苦衷，求她援救。呂競民當時也慷慨地允許她約好日子起事。在約定日期的前一天，就將自己的一些細軟先送到呂競民家裡，第二天留信給唐遵孝說是看一個久別的舊友，三日後回來。及梅村

剛到了呂競民的寓所不幾分鐘，已經透了消息，遵孝追蹤而至，所幸說是出來訪友，只即刻要梅村回去，回去後雖也鬧了兩次，但還沒有發生怎樣的變故。這時有許多東西存在呂競民那裏。因為臨行時已約好請競民備好律師，辦妥了一切，再通知梅村出來，那麼即刻經了法律的解決，可以萬無一失。不過在東西裏面有只唐遵孝極心愛貴重的手錶，也無意中夾去，遵孝追求得緊急，梅村只得暗遣王升去取，但給王升拿回的是一張當票，說是因一時急需當了救急。那時梅村也在窮時，也沒有五十元去贖，因而還請競民贖出。過了兩天，錶既贖出，並還有一封祕密的信件，說律師已經辦妥，望速速預備出走，梅村自是歡喜，又通信商榷了幾次，遂決定在某日舉行，使梅村直接到崇仁路競民寓裏，即刻就用法律解決。那決定的日期在千辛萬苦裏盼望到了，而這幾天，唐遵孝家裏看守也不很嚴，當天，梅村居然很順利地跑到競民家裏，可是競民不在家，說找律師去了，梅村很進急的等着，心裏歡樂只在跳躍，竭力遏止住自己的感情，唯恐自己發了狂，一分一刻的等，她想一見競民，就可像火藥

爆發樣快樂起來了。不想左等右等總不見來，只急得抓耳搔腮地在房裏轉，從三點鐘到六點鐘才見競回來，說要與梅村去見律師，梅村即刻就要去，可是走到從崇仁路剛要向興中路轉灣，唐遵孝領着幾個馬弁在候着，攔住去路。

“好好的回去不要說話！關於這件事我就不再提起。”唐遵孝冷笑着說。

梅村那時氣昏了，一回頭呂競民早已不見，孤立無援的小羔羊只好俯首重返牢監。回到家裏，唐遵孝拿出梅村給呂競民的幾封信做鐵證，將梅村在一間暗室裏閉了一個月。而梅村所有的私人物件，完全被呂競民吞沒了。梅村自此以後，再也不敢輕動，雖然出走的心仍終日在燃燒。唐遵孝從此也更不敢輕放她，他知道她要用法律解決，那是與他名譽上有極大關係的。梅村的懺悔生活就從這時開始，她只望着上帝給他幸福底時候的降臨。她想，再見到柳永籌那就是這個時候了！她的計劃儘想繞道到省城一次，理想就可以完全一點不會失望的實現！她終日在安心懺悔過去，希望着未來。懺悔到一年的結果，就兌換了

那樣的失望啊！

這時天空塗上墨汁，一切將全被黑暗吞沒，凶惡的電燈，替了世界的主宰，星星們全不被人注意到，可是還自在光明。屋頂上有些人家的炊烟在嬾繞，幾線灰白色顯上無窮蒼野的黑暗，倒引起了人的飄渺底悲哀。炊烟慢慢兒隱滅了，她的心也逐漸地沈寂，沈寂，沈寂到同炊烟一起兒泯滅了！

在這夢裏不知過了幾時，胡芝瑛回來了，報告他找律師的事，預備給唐遵孝的信也已起了草稿，一邊給梅村看了，那是很簡單的條件，就是說從即日要他向律師宣布無干涉梅村行動之權，否則將向法庭起訴。信是決定第二天發出，一邊又起一封給唐遵孝的私信，用胡芝瑛名義從中為他們解決。並說梅村處尚有許多文件，在解決這問題之後，由本人負責送還，倘不應允，將有許多不利的事件發生。信寫好後又閒談着，但梅村只有回答的話，吃飯時梅村也有點神情恍惚，只吃了一點就去睡了。睡在床上，如像一個木偶沒有了靈魂，一切的事物，只空浮在心頭，過去與未來是一些悲哀呢還是快樂，她也不能感覺到，儘望

着白的帳頂笑一陣又哭一陣，但笑時也不覺得快樂，哭時也沒甚悲哀，就這樣一直到天明。

第二天她還是那樣的生活着，沒有思想，也沒有動作，僅知道唐遵孝的事已經圓滿的答覆，並且已經搬出旅館。那隻皮夾也被胡芝瑛拿去說還給唐遵孝了。到曉間她更覺得一切都有些模糊，除了那還在睜着的眼睛，全入於睡眠的狀態裏。問她的話，也胡亂的答覆，胡芝瑛請了醫生來診視一下，醫生問了病狀，最後說道：“這是受了極大的刺激所致，這時神經錯亂，雖不致十分危險，但要有極端安靜的地方去靜養調治纔行；這裏是不能住的。”醫生說完去了，胡芝瑛滿心的歡喜。

“密司龔，醫生說這裏住不得，要住安靜的地方，我想醫院裏看護也不甚周到，不如租所房子住下好麼？”

“好，好，”她眼睛瞪着答：

“現在你睡睡，我就去找房子好麼？”

“好，好，”他眼還瞪着。

“霞飛路好麼？靜安寺路好麼？”

“好，好。”

午後胡芝瑛從外面回來，已經找好了房子，先到梅村這邊來。她還是睡在床上靜默着，眼望着帳頂，臉上呈出呆板，也不見笑容或悲苦。

“在華龍路找了一幢房子，那裏靠法國公園近，常常好去耍，好麼？”

“好，好，”她也不動。

次日華龍路上一幢新房子裏搬進兩個人，一個是病着的梅村，一個面色蒼黃的胡芝瑛。梅村的病仍舊未見減色，可是醫生說，一定可以好的，因為現在既沒有加病，又得好的地方修養，這一定是好兆了。

“現在可疎適一點嗎？”芝瑛來慰問她。

“好，好，”她答。

“想吃一些什麼嗎？”

“好，好，”

胡芝瑛招呼僱用的娘姨伏侍她，他出去了。

梅村睡在床上呆望着帳頂，在她模糊的腦筋裏，也不知何以到這屋子裏來的，也忘記了她自己的現況和環境，也不知自己應該怎樣了。雖想要明白這

些，可是在一經想到這些問題時，一切就又模糊起來了，連自己的存在，都未能決定。這第一道過了五天，神志才畧爲清醒了一點，就給以河邊以應答；但還不能有什麼考慮，否則還只昏沉過去。醫生說這是漸好的象徵。又過了兩天，可算到完全清醒時期了，房裏的一切，一件件同影片映出時對光一樣地清晰起來，自己在的是前樓，一張寫字台放在靠窗的左角上，台上零亂放着藥品，蠟燭，三張椅子不規則散在床前，睡的一張鐵床，靠着隔開後樓的板壁。左右兩邊牆上，胡亂掛着女畫和日曆之類，窗前的右角上放一張梳妝台，鏡面上照了一層灰塵。床頭立着一個衣架，空空的站，床上的被褥也都是新製的物件，她對這些東西，看着看着便生了一些厭惡。不一會，她的思想逐漸可以應用起來了，她自覺房裏的一切東西和她中間都隔着一層什麼似的，她雖將這一切都改變過，到此時又束手不敢動了。一件件東西與她一步一步離開都飛到一切之外去了。及她從這模糊的境中返來的時候，鼻裏又聞到一種燒房片烟的氣味，她不禁一驚，接連就是熄燭的“音，收檢器具的聲音，走

路的聲音，這些都聽得很清楚，因為只隔一屜板壁。

她正出神，胡芝瑛已走進來，“密司龔你好了！這幾天真可怕啊！你什麼都不曉得了！現在想吃一些什麼不？”

“胡先生，謝謝你，不要吃什麼。——啊！現在我不知道是住在什麼地方了！這是那裏？”

“病的真可厲害了！這是我們住的房子呀！那時我還問過密司龔，你說都好呢！”

“怎麼？……”在她慘白的臉上透出一些紅暈，一陣氣喘使她再也說不下去，兩眼望着帳頂，經過一陣焦急的狀態又復平靜下去。

“密司龔，這些不好麼？”

“好，好，”

“你怎麼有些不安麼？”

“好，好，”

“呀！你怎麼又成這個樣子了？我請醫生去。”

“好，好。”她臉向帳頂張着眼。

醫生看後，說是未曾復原又受了什麼刺激了，要戒與人接近，除必要時外。病，當然還可設法的，只要

好好的保養。說過，醫生就去了，梅村的病，又復如前的模糊起來，但一日一日經過醫治與調養，也就日見起色。這真使胡芝瑛有莫明其妙。

又過了一個星期，梅村又二次恢復了清醒狀態，一切在她眼裏都發透明的了過。但身體還不能起床，心裏只在焦急，夜裏極着痛哭，可是身體總是在這個前樓裏。她竭力安撫自己，候着身體健全的時候，而這個時候偏漸漸來遲。在病痛厲害的時候，一切覺不到，到也很容易度過，這時每天中十九的時間睡在床上，看見的是這樣一個俗感環境，聽得的只遠遠地電車聲，而每天兩三次鴉片烟味，走了頭昏眼花。想到自己淪落身世，只有哭痛。前途的光明，將逐漸黯淡下去了，奮鬥的過去，將重為黑暗所吞食。

“天哪！世界上完全是這樣子啊！早知道我還奮鬥什麼呢？”

一切已往這地地腦裏一翻，就帶着渺茫的未來，回顧這悠久的過去，從悲哀的痛處翻出一陣勇氣：“充其量不過是死！死，在我早是很平凡的東西了，還怕什麼！好，幹下去！”她的身體居然很快的就恢復了。

第一次出了房門走到胡芝瑛住的後樓裏。他正在看一本戲考低聲唱。

這間後樓黑暗些，窗口上掛一隻雀籠，裏面養一隻黃雀。牆壁上也照樣掛些仕女畫日歷地圖，椅子也很零亂，椅上放些未洗的衣裳，他慌忙來讓坐，說些病中的話，後來梅村忽然冷靜下來很慢的說：“胡先生，您的好意真使我感激到什麼說不出！我的病又蒙你這樣的操心，教我怎樣地報答啊！胡先生，後會有期，我當徐圖後報的！最近所使用的醫藥費，請您告訴我，因為病也算好了，今天預備到我一個朋友那裏去住。……”

“怎麼？……密司龔要去？……”

“是的，……”

兩人都沉默了半響。

“密司龔你不要這樣客氣，你的朋友不是已到杭州去了嗎？現在那裏去找？請你暫時委屈點在這兒住幾時吧！”

“不能，不能，我就預備到杭州去找她呢！現在找到她，可以謀一個職業安身啊！胡先生，我奮鬥的苦

心，不過想完成我的人格，所以我必得到社會上做個人。……”

“既這樣，那我可爲密司龔代謀一件職業好了；令友在杭州也不知住處，她又在避人的時候，又怎能助你？……”

“能找到她，都可以有方法，因爲……”

“但是，怎樣能找到呢？——密司龔，你不要客氣，你的生活可以用你自己的勞力得來，好麼？就是這些醫藥費，只要你生活有着，經濟寬裕的話，也還我好，不過現在，你可再養幾天病，我一邊去找事給你做。”

“……”梅村低着頭，“這樣也好，但請胡先生一週內將事謀好，否則我還是到杭州去的。”

“好，那容易的很。”

“那末我不知更要如何感謝胡先生的好意了！”

“今天密司龔想吃一些什麼嗎？”

“……”

“……”



兩個月後已是陰曆十二月半了，一切的景物都現出縮瑟的狀態，尖利的寒風可離心的時候亂刮，屋瓦上還留着一層條剝雪，紀念着這世界曾爲牠所征服過。屋裏也感覺冷冽，時常有從窗縫偷進來的北風，吹動屋裏的陳設，胡芝瑛的一隻雀籠掛在她的窗口，也如擺鞦般擺動。梅村睡在床上，看着在籠裏縮做一團的黃雀，心也不住的擺動。巴不得和雀子同飛到天邊海角，逃出這煩囂的人寰。雀子輕輕向窗外叫了一聲，原在對面屋裏有隻雀兒在那裏。這時天空顯出一些隆重的樣子，層層的雲堆裏，好像貯滿了雪花，

這樣慘白的愁雲，又勾起她不少的悲哀。

其實，這兩月裏，她無日不在愁悶裏生活，胡芝瑛雖說爲她去謀職業，可是至今還未找到一件梅村可擔任的事，一味地在延擱着，不覺間又過了兩月。梅村也無如何，每日閒遊去看電影逛公園，辭又辭不掉。一切生活所需，並不缺乏，可是周圍總覺佈滿了棘荆似的刺蝟。愛竹又一無消息，雖幾次要走，又無去所，芝瑛又苦留，終是走不實。

這天正是胡芝瑛的生日，他約了好些同鄉晚上來晚餐，嬸姨在廚房裏做菜，他又不知那裏去了。她還睡在床上，看窗外的密雲和窗口的籠裏黃雀，不斷的愁歎。門外的腳步聲起，胡芝瑛回來了。

‘梅村，你送我什麼？俠生送我一付手套呢！’他一邊取下籠子預備喂食。

“真的，我送密司脫胡什麼呢？……”她坐起來看他在喂雀子，“別麼，只有一件貴重的禮物！”梅村接過籠子推開門子，黃雀一躍出來飛跑了，飛出窗子，在對面屋上息一息，跳一躍，回頭叫了一聲，振開兩翼向浩渺的天空飛去，一個嬌小的影子漸漸兒隱沒了。梅

村望着灰雲密佈的天，雀兒不知那兒去了，心裏也不知是快樂還是悲哀。

“怎麼？……”胡芝瑛瞪大了眼。

“密司脫胡，這個禮物不好嗎？”梅村笑着問。

“爲什麼？”他說。

“這樣牠有什麼趣味？放了生爲你積福呢！”她站在一旁笑。

“不見得放了有什麼好處吧？”

“那麼你以爲牠在這裏很快樂嗎？”

“有好的吃，有好的住，有什麼不好呢？”

“……”

她即刻倒在床上睡下，滿眶的眼淚又向枕邊上去灑了。胡芝瑛也出去預備酒菜。

到晚間六點鐘，果然來了七個青年，這都是N大學S省藉的學生。晚飯好了，胡芝瑛上樓請梅村下樓去吃酒，梅村也無可推辭。這時大家已經坐定，梅村便和芝瑛坐在剩下的一邊兩個空位上，胡芝瑛一一按次介紹了，那方臉長髮的是顧清芝，身長黑顏的是單兆炎，那鄒有賓則是一個矮子，一付小的面孔鑲上一

付活動圓大的眼，那楊俠生是梅村已認識的，其餘還有四個中等身材的學生，一叫朱仁，一叫余冰，一叫夏志超，一叫吳永錫。介紹後大家吃着酒，梅村終是默默不語。

“密司龔，今年進學校嗎？”顧清芝問。

“是的，還沒有。”她微笑着答。

“我說老胡，明年你到我們學校去哪，現在已預備改組哩！我想密司龔也可一道去讀文學吧。”鄒有賓說着眼睛不住的轉。

“好吧。今年S大學沒有考上，在上海住一些日子本想回去明年再來的，後來，……到後來想再進別的學校也遲了，現在既不回去，倒還是進學校的好。”胡芝瑛擎着酒杯在說，說完，喝了一杯。

“密司龔也預備升學嗎？”

“倒沒一定咧！”她答：“現在貴校校長是誰？”

“校長是嚴淮先生，明年前一切從新改組哩！現在校裏行政方面嚴校長不大過問，暫時由我及一位姓易，一位姓陸，一位姓黎的四人負責，明年改組後，學校前途將大可樂觀哩！密司龔如要升學，也可

以去，我們S省的同鄉也很多。”鄒有賓滔滔地說。

“那末學校裏沒請職員嗎？”胡芝瑛插問了一句。

“沒有，就是我們四人負責辦理一切，姓陸的也是S省人，姓黎的黎夢梅雖是C省人，但在S省住的也很久。所以我們校裏同鄉多極了，明年恐怕爲經濟財力起見，也不另請職員哩！”

“老鄒，明年我到你們學校去，你要幫忙哪！”胡芝瑛笑着說。

“那要先拿這個來！”鄒有賓用拇指和食指打成一個圈子笑着，大家也都笑了。

“哼！你倒像小玉仙了！也向他敲竹槓！……”單兆英剛要向下說，被楊俠生瞪着的眼停止住了。

胡芝瑛接着說：“說起她來真是，……聽說她真會敲，小劉給她敲了不少哩！”

“可不是嗎？”鄒有賓眼望着芝瑛說。

“喂，今天做什麼的？這些閒話談他做甚，吃酒要緊！”

“呵！我忘了！”胡芝瑛慌忙斟上酒。各人猜起拳來。

梅村忽然站起向大家淺淺行了一鞠躬，“諸位，請吃酒，對不住的很，我頭痛不能奉陪。”說完向樓上去了。

大家都靜了下來，謙讓一句重又吃酒，可是沒有三分鐘，各人不約而同的又停下了，似乎有什麼事梗在心裏。

“老胡，你真幸福不淺啊！密司龔真漂亮哪！幸虧還有着病哩；不然，……”鄒有賓睜大了眼搖着頭表示十分的贊嘆。

“喂，低一點，人家聽見！”胡芝瑛滿臉得意的笑，蒼白的臉也微微泛起一些微紅。

“真的，你們明年一同到我們學校去吧！”

“是啊，我正這樣想哩，你們那裏學費怎樣啦？”

“那有限，不會敲竹槓子的。”鄒有賓眼望着單兆英說。

“喂，吃酒呀！”顧清芝又嚷着。

“……”

“……”

梅村這一夜只在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樓下吃到

夜闌人靜的時候，才聽得一個個出去了。走後又是一陣鴉片烟味熏人，梅村下床，打開窗子換換氣，只見一切都消滅了，只剩得一張銀幕張在面前。她儘在償玩，雪花飛了滿頭。

“雪花啊，最好你將我埋沒了吧！”她的聲音在這如死的深夜裏久久還悠揚地蕩在空中，深深地刻上靜穆地空間。

曙光慢慢將雪花顯得白了，她才懶懶地去睡了。到了正午方從夢裏醒來，可是全身發熱，頭暈腦漲，不能起床。下午太陽從雲裏衝出，撫着爲冷雪所壓迫的人們。她可病得厲害，胡芝瑛請醫生來看，自己也看護了一會。到夜裏全身又亂抖，嘴裏同火爐一樣熱，和沙漠裏一樣地乾，不住喘息。望着窗外射進來的凜冷地月光，這幽淡的光，望着，望着，又衝破了過去之門。忽然一陣咳嗽，咳嗽後覺得嘴裏有些腥味，抬頭看看痰盂裏，只見在面上浮起黑黝黝幾塊東西，乘着月光仔細一看，梅村該倒了，伏在床上流淚，哭了一會，又抬頭看看痰盂裏那幾口紅得黝黑了的鮮血，紅得可憐的鮮血，又忍不住一陣傷心，想到拋棄

在數千里外的慈父，想起為上帝奪去的慈母，想到S省城的舊恨和T地A縣的屈辱，真不知要怎樣的悲哀。她煩惱極了，想最好的方法只有一個死！

“好，就這樣地死了罷！”她想。

到第二天雖沒有連續地嘔吐，可已病得利害。這病一連半月沒有起床。到了陰歷新年過後，才略略可以起來行走。這時什麼職業問題胡芝瑛更忘到九霄雲外。到正月二十，她才算恢復了原狀。但消瘦的面龐，脆弱的肢體，處處都表示出病態。

在這次病裏，胡芝瑛常有看護她，梅村心裏更不安，但始終也沒法止他這樣。時間一天天的過，梅村心裏只在焦急，每天催問謀職業的事，他都借故推托了。漸漸要到正月底，梅村又緊緊地催問。一天胡芝瑛從外面很欣喜地回來，向梅村說：“梅村，好了，你的事可也算謀好了哩！”

“什麼？謀好了什麼？”梅村真也歡喜起來。

“好，你坐下來我告訴你。”胡芝瑛脫了外套和帽子，顯出蒼黃的臉。“N大學改組M學園了，園長還是那嚴淮先生。——就是鄒有賓他們那個學校，現在招

生哩！所招五十名學生中有五個免費生名額。我想你現在能有機會讀書也是好的，現在既有機會那是好極了！就謀到事做也還不是一樣。”

“那好極了！讀書本是我的志願，但恐沒有機會，現在這樣好極了！但是免費的要怎樣才合資格呢？我……？”

“他們學校對於學歷是不過問的，只以天才和境遇爲準，梅村，你一定成功！”胡芝瑛很快活地回房裏去了。

第二天鄒有賓來了，見梅村就笑嘻嘻的說：“密司龔，恭喜恭喜，你免費的事已成功了！”

“真的？不會吧？”梅村也微笑着。

“那裏會假的？密司龔真會說笑話了！”

“那還有什麼手續嗎？”胡芝瑛插問一句。

“寫一篇自敘傳就得了，嚴先生說，這種考試是最簡單而最真實的考試。這篇文章能被錄取，就得能免費了。密司龔，請即日就做吧！——老胡，你的一篇也做起來來。”

“這倒忙了密司脫鄒哩！”

“這沒什麼，本來一點事不費的，就因為今年關於學校方面的事辭了職，而學校裏幾位辦事人員過可惡了，什麼都不肯通融。尤其是那黎夢梅，他雖不是S省人，住在S省也很久呀，他竟時常罵起S省人，這個東西得要懲他一下。關於免費的事，他也阻礙哩！”鄒有賓眼睛不住的轉，嘴裏滔滔地說。

“這種人真可惡極了！”梅村點點頭。“密司脫鄒，現在你為什麼又辭職呢？”

“唉，說也話長，不過有人排擠罷了。其實誰一定要佔這個位置呢？他們不過要自私自利！”鄒有賓也好像不勝感嘆似的搖搖頭嘆息了一聲。

鄒有賓去後，梅村將一篇文章做好，用信封封固了，次日由鄒有賓拿了去。又過了兩天，鄒有賓慌張的跑來說：“密司製錄取了！龔小姐錄取了！”

“但是，我呢？”胡芝瑛焦急極了。

“你？也取啦！”

這時各人都表現出快樂，這時離開學還有一禮拜。胡芝瑛在這禮拜裏天天約梅村出去閒逛。梅村想離開學已近了，將要遷到學校去住，這幾天又何必故

拂他的好意？每天不是影戲院就是各舞台輪流去跑，梅村可早乏了。

胡芝瑛在這幾天裏，對梅村更加親切，幾乎形影不離地追隨着她。他不肯再隱藏着未能自然發出的愛，幾次想向梅村說些什麼，可都被梅村嚴肅底臉制止了。

那是學校開學的前一天夜裏，他們從影戲院裏出來，沒有回家就到法國公園裏坐下，黯淡的燈，一個個點綴在樹林中，夜色似乎全量在這園裏，顯得格外的幽沉。冬青的葉子被北風吹過，擠出一些沙沙的聲音，在這聲音裏帶來許多的冷峭。梅村裹了身上的外套，很想回去。

“村梅，……這樣的景况多麼嚴肅啊！”

“是的，這裏很顯出自然的偉大來；但可惜在這一幅夜色的畫圖裏沒有一些點綴，——實在，天也太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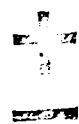
胡芝瑛移動一下身體，接近些梅村，“你冷麼？”他用手去試梅村的手。“啊，你手凍得很冷！我為你……”

忽然好像世界一切都沒有了的一般沉默。過了兩分鐘的光量，他的手還握着她的手，低着頭，嘴裏囁嚅地說：“……我……這樣地……對你，……你還不能……愛我嗎……？”

她的兩眼發花般看不見什麼，全身只在震動，這避不了的危險，今日終於降臨了。多少的悔恨，幽怨，只在心頭亂撞，再也不能有一剎那的安定。她忽然想起一本影片裏有這樣求愛的一個景況，她滿心戰慄地說：“人家說，恩愛，恩愛，你對我這樣地恩，……我……對你自然……該愛……了！……”她剛剛說了，頓覺手上又受了更大的壓力，胡芝瑛的面龐更一些一些靠近了。

她突然立起了說：“好，回去罷！”

可是她手上的壓力仍未去除，全身還在戰慄，一步一步從公園裏出來。回到家裏，梅村即刻閉了門倒在床上睡了。胡芝瑛滿心感覺得暢慰，睡在床上儘在回味着，一刻又在幻想着未來，也是一夜沒曾合眼，便已見東方發白了。



六點鐘光景，胡芝瑛更叫醒了梅村，梅村從濕透了的枕上抬起了頭，昨晚的驚懼還仍舊留在四周，兢兢地起來，按定心上的震弦，預備到學校裏去行開學禮。

他們一路走進學校的大門，滿眼都是不相識的人，每人的眼睛都向他們注視一下，似乎在說，‘是這一對愛侶啊！’梅村覺得全身都是荊棘，急想避開胡芝瑛，可是他偏追着不離。到禮堂裏才看見幾位S省藉的學生坐在前排在招手。她就向前排去坐，剛坐下，胡芝瑛也緊緊坐在她身旁，她更沒辦法逃閃。時鐘看

看要指到九點鐘，禮堂裏預備的一百個位置漸漸要坐滿了。剛剛敲了九點鐘，便宣佈開會了。行禮過後，嚴園長訓話，先報告了過去的歷史，如何與一般辦學校的老板奮鬥，如何從一無所有的困難裏掙扎出來，並介紹了陸成言，易次丹，黎夢梅幾位共同患難的同學；又敘述辦學園的初衷，與無產青年所負的藝術運動，末了說到學校裏一些不成文的規則。在歡呼聲裏嚴園長下台了；連接又有幾位教授致了訓詞。後來嚴園長要學生自動發表意見，陸成言便一躍登台了。陸成言是個短小身材略帶病容的青年，穿身藏青厚呢的學生裝。

“同學們，我用一個比較老舊同學的名義說幾句話。我們本是N大學的學生，而現在做了M學園的學生了！……那時他們捲土重來，奪去校產，……可是窮到吃飯都感困難的幾位朋友，竟也能重辦起M學園來！重辦起無產青年所有的M學園來！而同學們全到M學園來，不到尚保大學美名的N大學去！……我願望我們無產青年們一齊集到我們旗幟下來，共同奮鬥，創造出我們無產階級的藝術來！……”

陸成言很激昂的講了一席努力的話。

“這位同學是姓……”梅村問右邊鄒有賓。

“這是S省人，就是密司脫陸成言……”他早說完早也跑到講台上去了。

他行了--鞠躬後，轉着眼睛，划着兩隻手滔滔地講起來了：“……那時奮鬥得真苦呀！……現在有嚴先生指導着我們，又有陸，黎，易三位同學幫助學校裏一切行政。嚴先生是我們信任得過的，而這三位同學呢，也當然是我們信任的了。我們學園前途當然是光明的！……我們希望這幾位不斷的給與我們光明！”在他下台的時候，台前突起了一陣掌聲。

在有賓下台後，坐後起了一陣較微的騷動，隨即又是一陣輕步聲從後面前來。一個頭髮蓬勃的青年，穿着一件棉袍，棉袍上罩一件灰色長衫，一付眼睛雖埋在困苦憔悴的臉上，還奕奕地發光。漸欲騷動的會場裏經他這嚴肅的態度一現，又漸漸沉寂起來了。他走上台很穩重的向主席及台下同學行過禮，“同學們！”一字一字的沉重的叫了一聲，會場更靜寂了。

梅村忽然心裏一動。“密司脫鄒，這位同學姓什

麼？”

“這就是黎夢梅。”他很不高興的樣子答。

“他在S省住過嗎？”

“嗯……”

他怔住了，眼儘看着台上的黎夢梅，越看越疑，這時黎夢梅在台上一句一句很沉重的講，眼睛也似乎在尋覓什麼似的看到梅村，忽然頓了眼，不轉動了。

“……我們追隨嚴先生，如追着慈母一樣，情願在冰冷的地板上睡上幾個月，……”說到這裏也隨眼睛的停止而停止了。但也僅一剎那的功夫，“我們曾有這樣的志願！只要嚴先生不離開我們，就是任何……”就在這一剎那裏，兩人的四支目光合算了兩支相吸着。在紅暈飛上各人的臉上，都覺慚愧起來。她只低下頭，但心中的衝動不知間又抬起了頭，望着那台上人的眼睛，總覺這付眼睛是似曾相識的。再一轉念，她想：“就是相識又怎樣呢？……”他自己竭力想抑止下這無聊的思念，她想低下頭，可是在低頭之前，不由的又向上一望，在這時偏又和他的目光一合，覺得兩道電光似的，兩人眼睛都發了花受不

住震眩而低下了頭。她低下頭想拿些別的思想掩過這個。剛閉了眼睛，眼皮裏可滿佈了無數地奕奕有光的眼，光芒四射。她又睜開眼，但那無數的眼好像從眼裏丟下來般又現到自己的衣服上，面前的地上，講台的台布上……以至一切上。她又閉了眼，拚命地用耳朵在聽台上的話，好忘了眼裏的這些現象。但一字一字都打碎了，不能整個的進她的耳朵。靜聽了好幾分鐘，才將心定了下來。台上正在說：“……我們三個人和嚴先生這樣的困苦，這樣的努力才有這一些成績……而前途遠大的很咧！我希望我們的“同志”很光明磊落地合力前進！聽，無產階級的呼聲，多麼的高！他們可憐沒得到一些藝術上的慰安啊！我們前進！我們爲無產者求藝術！……但誰要在破壞我們的運動，無論直接間接，那就是我們M學園的仇敵！無產者共有的仇敵！……”黎夢梅在熱烈的掌聲裏不改常態的走下台，前排上很靜寂。嚴園長又致了答辭，這開學禮就算完了。

當天沒有課上，梅村預備乘這個時候搬行李到學校來。胡芝瑛說：“我去問一問，”便向辦公室去，

剛進辦公室的外間，就看見左邊事務室裏有人在辦公，胡芝瑛已進去了。梅村心裏“怦”的一動，就在外間坐下，胡芝瑛在裏面問：

“女生宿舍還有嗎？”

“女生宿舍只預備二十人，現在都滿了。但在報名時聲明寄宿的，現在都預備了。”黎夢梅一邊在寫講義，鐵筆在銅板上沙沙地響。

“噢，……”胡芝瑛很平常的樣子走出事務室向坐在沙發上的梅村說：“寄宿舍滿了。”一邊就向辦公室外邊走。梅村也就起身向外走，偶一回頭，恍惚看見寫字台上的黎夢梅停着筆在對她儘掣。一付奕奕發光的眼，又有到處發現。她急忙低頭走出。

“爲何到現在沒了寄宿舍？報名時沒說嗎？”

“啊！——我忘記了！現在暫時還住那裏吧，過兩天再想法子，……他們對不花錢的免費生是不肯，……十分盡力的……，”

“……”

“真對不住的很，我弄忘記了。”

“……”

不一會，他們到了家，梅村回到房裏只默默地坐着，想到不能搬進學校去，同什麼已得的東西又被失去的一樣失望，心裏同以前一樣的侷促不安，只在煩悶，想來想去，終想不出什麼辦法，而同時在腦裏又發生了一個新的問題。“搬到學校裏去，搬什麼去？什麼是自己的？鋪蓋，傢具？”摸摸身上還剩兌戒指的三塊大洋，和兩只未兌的戒指一隻手錶。茫茫前途，怎樣度過？想另遷一個地方去，又有許多困難處，她儘在想，終也沒有解決的辦法。

第二天正式上課了，梅村當進了學校時，心裏又不住的動，全身刺滿了棘荊。到課堂裏，胡芝瑛還緊傍着她坐。上課鈴敲了，教員還沒有來，教室裏已在發講義。梅村正在沉默中，面前忽鋪起幾張講義。抬頭一望，那散講義的儘低頭在一張張數講義，臉上佈着紅暈，梅村想起昨天的事，也低下頭，原來那人正是黎夢梅。

從此，每天上課之前，都要經過這說不出一幕戲劇。一天一天這樣，過了一個多禮拜，在每人臉上的紅漸漸兒要消完了，腦裏的震顫，也減輕了。但誰

也不敢在這時候抬頭看一眼。而每天第一課上課時點名，兩人都時常忘記報到。這樣又過了一個禮拜，忽然一天夢梅的講義散到梅村面前不散了，跳一個位置到別人處去散了，梅村正在驚疑，胡芝瑛從左邊遞過一份講義說“在這裏”。

梅村一驚，“噢！”只在發怔。

這天回去，她滿心地悵惘，一種莫名的痛苦緊隨着她。觸處都是一些嫌惡的東西，坐在房裏看看四周的陳設，都射出光芒的刺針。站起出門向法國公園去，剛一開門，一個穿灰色長衫的人打從門前走過。梅村一怔，趕出一看，那人已走出二十步外，一頭蓬勃不整的長髮，舞着迎面的春風，向霞飛路去了。她想：“這不是黎夢梅麼？”這又是一個痛苦迫上她的心，低頭向法國公園走，慢慢走進大門，信步沿草地邊前進，

“呀！……呀！梅村！”

她頓從夢裏醒了，慌張的向四面看，在左邊一張椅前站住一個少婦，在驚疑地向自己看。再一注視，“呀！……愛竹！是你嗎？……”她如同見了慈母

似的撲向愛竹身上去，一把抱住，眼裏止不住滴淚，嘴裏只嚷着“愛竹呀愛竹！”但別的什麼也說不出。

“小妹妹，小妹妹，我苦了你！不要哭，……”愛竹真也如慈母樣撫弄着她。“不要再哭啊！我們快談談別後痛苦的過去吧！你還能將痛苦放在心裏忍得住嗎？”

梅村抬起頭向愛竹望着，“姊姊……姊姊！”又哭起來，“姊姊啊，……你苦了吧？……姊姊，你還記得你說過預備着美酒，祝我的勝利麼？……”

“好，今天我們去吃酒……”

“姊姊！這勝利之酒或許要你自己吃了！我終是沒幸福的啊！”

兩人坐下，各嘆了一聲悠久的歎息，沉默一下，各自背誦別後的悲哀。梅村又拭了淚說：“愛竹姊啊！我費盡了多少苦心，才好容易來到上海，可是一到上海啊，你倒又走了！天哪！那時教我怎麼辦呢？……脫了唐遵孝以後，以為是到了天堂了；那曉得世界上的愛是可以勉強的嗎？……現在很想得個機會離開了他，……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呢？……她們越

談越低的聲音，後來有許多全不能夠聽見。

“我住在靜安寺，——清芝，怎麼這時才來？”愛竹突然轉過臉對向前走來的青年笑微微的說。

“哦！密司龔嗎？”來的人先驚異了。

“噢！密司脫顧？——你們也認識嗎？”

“認識不久哩！”愛竹笑說。

梅村從椅上立起說：“再見，再見。”

愛竹一把拖住她附在耳上說：“你在裏邊守我，我打發了他就來。”

梅村點頭應允，一人向裏面慢步的走，轉一個灣，在一隻椅上坐了。看着從冬的睡眠裏漸漸醒來的園景，自己感到一些比較上的悲哀。聽聽愛竹他倆喁喁情話聲斷續地由風裏吹來，不覺有些面紅耳熱。一味在胡思亂想，腦裏正忙碌異常。

“小妹妹，不要睡着了！——唉，該死的鬼！好不容易才去了。妹妹，你到我那裏去耍一陣好嗎？”

“好吧！”

兩人攜手走出公園，坐着黃包車直到靜安寺愛竹的家裏。剛一坐定，娘姨就上樓來說：“小姐，劉先

生來見。”

“討厭！你說我不在家。”

娘姨方去，梅村就急急地問：“愛竹，張精誠現在對你怎樣了？你們已經解決了沒有？”

“唉！提起了真好笑，我到杭州去不過爲避他的武力起見，一方在託人找律師辦理法律上的手續。因爲上海有些軍界朋友，不然，他用別的名義動起武力那怎樣辦呢？後來也一樣地請律師通知他，預備起訴，他就和平解決了。你想他不遠千里而來，得些什麼呢？唉，總算也報了一次仇了！”愛竹現出一臉苦笑，笑聲夾在歎息聲裏。“啊，我還想起一件事哩！——在杭州遇到一個人，你猜是誰？”

“誰？”

“你們家裏的王升。”

“唔！他在那裏？我要去找他哩！他待我真好啊！”

“他現在還住在杭州哩！據他說：他當時被唐遵孝辭退了，一時無處可去，第三天悄悄到旅館裏去看你，你已不在了！——人正在不知所往的時候，忽然碰到他尋找了九年不見的女兒！這真是喜出望外哩！他

女兒被拐騙後，出了S省，到了上海，幸而遇一個好人救下來，長大成大，現在已嫁了一個誠實的商人了。她丈夫在杭州住，因為經商到上海來，不料巧遇了！他現在就住在女婿處，聽說他要找到事了哩！他說他很想見你哩！因為不放心你一個獨身的人，可是他沒有辦法了！——那是我一天在湖濱碰到他和我說的，他總算很快活咧！”

“唉！他想他的女兒真想瘋哪！可憐失了女兒的人，任何人家的女兒都要疼的，我們雖說名義是主僕，但相依真像父女咧！我有今日或許全是他的力啊！”

“.....”

“.....”

“喂！我問你，那姓顧的你怎麼認識的？他同你怎樣啦？”

“妹妹，真也笑話了！你還問我怎樣嗎？嗚，我的愛早已被人騙去哪！現在再也不會有什麼愛情對人的，左右不過是報報仇罷咧！那有什麼！”愛竹還是那樣地瀟落。

“姊姊，不是這樣說，你不見得就不需要愛了吧？”

梅村笑着。

“我自信，不再需要這個東西！——倒是我問你，姓胡的對你怎樣？他既愛你還不好嗎？”

“姊姊，你何必這樣開玩笑呢？愛你的人也多極了，爲什麼你又不愛呢？”她鼓着嘴望愛竹。

“孩子，嘔你氣的，你又當真了，實在，男人是靠不住的，不要再上當了！好妹妹！”

梅村只在默默不語，心裏又在想着許多的問題！“散講義時何以將我的夾在胡芝瑛的講義裏呢？何以打從門口走過？每天下課後常看見在學校門口作眺望狀，何以今天不見？何以……？何以……”一切到末了還是沒有解決。

娘姨又進來說：“顧先生要見小姐哩。”

“告訴他，我今天不在家！討厭！”

娘姨去了，梅材也站起來說：“我要回去了，明天再來看你吧。”

“哦！……那能？……那能？……”愛竹一把拖住梅村的手。“今天我們再痛痛快快談一夜吧！你願意丟了我去麼？好妹妹，不要去吧！……”

“但是，……………”

“我曉得，你寫封信回去，我教人去送。就說今天在這裏住了。”

“不是這樣說，”梅村正色的說，“我的行動當然與他無關，不過我今天心裏有些難過。”

“沒有什麼，今天無論如何，我是不讓你走的，你看，那些冤鬼都被我回走了，就想同你暢談一下子的，你願意走嗎？好妹妹！”斜着頭低聲下氣的問，梅村也一笑坐下了。

十二

第二天一早她從愛竹處逕到學校裏上課。這時胡芝瑛還沒有來，及後來了，而他的老位置——梅村的身旁——已給別人佔領了。上課鈴一敲，講義又一張張發下來了，按次將到梅村的位上，她的心弦已在搖震。時間一瞬地過去了，講義紙已放到台上，但那數講義的手停着。梅村一種不能自己的感情，將她的眼睛向上一衝，這時可又剛剛接觸到他那向下注視的目光，兩人的目光相觸，迸出一道熱烈的火花，打回兩人的眼睛。一張張講義數給她，又走過去了。梅村這時又感到許多不同的感觸。這些感觸，有些快慰

，也有些感傷，也有些恐懼。這些在她心裏不住地輪流佔守，一直到下了課才清醒一些。

午後的課沒有上就回到家裡。胡芝瑛也跟回來了。

“你怎麼也沒上課嗎？”她問：

“我看你回來了，所以也沒……”

“……”她本來因為疲倦的，這時她轉整整衣裳，立起要走。“我到密司鄒那裏去，吃晚飯或許不回來。”

“梅村，你夜裏回來住啊！”看她走了。出了門滿心的悵惘，和着複雜地思潮，一件件都覺得悲傷。看看人力車夫覺得車夫可憐，看看電車，又覺電車像吃人的猛獸，有許多殘屍還掛在牠的嘴上。她只一步步向前慢走，沿着霞飛路低頭前進。車電，汽車在身旁怒吼，她好像沒有聽見樣不改速度的走。不知經了幾時，一條橫路遮在面前，一幢七八層的高洋房矗立在右手對面，她想起是聖母院路了。也就橫穿了馬路向聖母院路去，剛向聖母院路轉了灣，只聽得低低的聲音在叫：“密司龔，密司龔！”一抬頭，從西面霞飛路來

一個人也向聖母院路轉了灣。這是一個使她頓然心驚口噁的同學。

“密司龔，那裏去？也沒有上課嗎？”黎夢梅從對面走過來，站在一旁，眼看着她。

“啊！密司脫黎，沒有，我今天有事沒有上哩！密司脫黎那裏去？”說着，一邊緩步的走。

“到靜安寺路去，密司龔呢？”夢梅也一邊走。

“到靜安寺去，那末同路了。”

兩人慢慢地走，可是再也沒有話說，兩人心裏都着急，雖然走的很慢，終歸路有盡時；而兩人的話還沒想出。

其實追敘過去，談問未來，都是一些談話的資料；但這時兩人心裏一切思慮都被驚喜所驅走了，什麼也想不到。看看踏過的路漸漸地長了，未來的路一秒秒短了。各人都想隨便說些什麼罷，可是隨便什麼都說不出。這時已到福煦路，夢梅看見一張宿舍出租的廣告，忽勾起一句可說的話，在心頭又打算了幾下，總用了全付的力量衝出了嘴唇：“密司龔！”

這一聲驚醒了正在尋思材料的梅村，“噢……，”

“現在還預備搬到學校裏來住麼？已經有了地方哩！”

“什麼？有了地方？我正苦不能搬進學校哩！”

“.....”

“.....”

這一下兩人都有了精神，互相又問答了許多。

“那末明天我就搬進來好麼？”

“明天？”夢梅有些恐慌似的，“再遲一天吧，因為還要打掃哩！——宿費是十二元，密司龔知道吧？”

“唔！——噢，我知道了，但這是要先繳的吧？”

“但稍遲也無妨，倘是有困難的話。密司龔的學費不是遲了兩週才繳麼？”

“什麼？.....繳費？——唔，過了兩週嗎？我早就交給胡君的啊！”

“那是怎麼一回事？”

“.....”

“.....”

岔路已橫在面前，這是靜安寺路同孚路口了。

“我向西去，密司脫黎呢？”

“我到H書店去，明末明天再見。”

但是兩人立定腳並沒走開。

“有暇可到舍下去坐坐嗎？”

“好，好，有暇當去問候你，——住在什麼地方呢？”他嚶嚶又問一句：

“不知道嗎？……華龍路L號哩！”似乎有些笑容伏在她的臉上，他可已低頭不敢仰視了。

“再見，”兩人都低頭相互行一個禮，行禮時各人深深注視了一下，立即又覺有些慚愧，轉身就走了。她行了幾步，再回頭時，同孚路東還立着一個灰白的長影向西遙望。她一邊慢慢地走，漸漸定下震動的心，一陣帶着春意的和風，將一切掃清了，頓覺清明許多，才想到自己是找愛竹去的，看看已到哈同路，找到民厚里，數着一家一家門牌，走進愛竹的臥室，她正在睡午覺哩，這天梅村在愛竹處吃了晚飯才回去。

次日早晨，上課的鐘照例又敲了，人又隨着講義一步步走近了。這天兩人心裏比平常倒反安靜了許多。一種神祕的笑，含在兩人臉上，這種笑只有他倆

自己會互相了解，別人連看都看不出，甚至連他倆各人自己也不能自知。她那明媚的眼在他的眼裏一閃，這一閃，只覺一種美妙和調的相吸，絕不再感覺迸觸。這一點鐘，就同憶這一段甜蜜滋味度過了。

剛下了課，梅村走出教室，候着夢梅。“我今天先繳費，密司脫繁！”

“好，請到辦公室裏來。”

夢梅在前面走，梅村隨在後面，進了空寂的辦公室。這時裏面沒有第三個人，空氣覺得有些輕浮，玄妙，雖然講不出什麼，可也有些超知覺與神祕 甜美。各人雖都沒有想什麼，可都有些心跳。可惜十分鐘過得太快了，上課鐘又二次在敲，他再也沒有拖延的機會，扯下收據說：“明天好搬來了，還嫌遲嗎？”

“能立刻搬進更好！可惜沒法！”

兩人默默從辦公室又回到教室。

☞ 午後夢梅催着學校裏女茶房搬到宿舍東角舊儲藏室裏，騰出一間宿舍。這時滿心的暢快，恨不能揪住每個人告訴他心裏的喜悅，他已爲了一個所愛的人做了一件事，盡了一些力！他看見這間未經粉刷的

屋子，漸次白了，漸次掛滿了她的像片和美麗的圖畫，椅上坐着一個她。她頰上漾起兩個酒渦，嘴唇上塗滿了笑，微微向兩邊開展。紅鮮上唇底輪廓，像極了微開的弓，灣灣的弓背，細細的弓弦，鼻下唇中，灣了下去，正似弓背的正中處；向兩邊又復高起，像兩勾新月分列在兩旁。兩個嘴角又深深陷下去，又漾起兩個水渦，那玲瓏的眼兒，好像注滿了水似的發光，在招呼夢梅去坐。夢梅走進去，一種空房子的氣味，將他刺醒了，急忙退出。一顆縹茫的心，不知要如何發洩一下纔好。下課後的學校，沈寂得要死，信步向學校外走，不知不覺間順着霞飛路向東，行行復行行，已到了華龍路。一種衝動，一種莫名的衝動使他脚步移向華龍路去了。其實，這時他並不是想到梅村那裏去，不過就是一種說不出的衝動。既走上華龍路，唯恐遇到梅村，遇到那是多難爲情啊！但在另一個潛伏的意識裏，也未始不想能夠碰見。他就在驚喜不定裏在華龍路上走了一趟。過了梅村住處，到法國公園門口，又折回向霞飛路去。當二次走到梅村門前，默默省視了一會，心裏在說：“梅村，我來候過你了。”過了梅村的住所

，他心裏倒平靜了下來，春風吹起一陣薄塵，似乎示他以迷惘的未來。他心裏的東西彷彿已經發洩，悠悠慢步向前走。

“密司脫黎，密司脫黎，”

剛剛沉寂下來的心，忽然又投下一塊石頭，他停步向後看。

“密司脫黎，那裏去？”梅村從後面走來，臉上露出些笑容，這笑容，正和他剛才在屋裏所幻想的一樣。他立住有些迷惘了。

“我出來找朋友的，現在回學校去。”

“到舍下坐坐好嗎？”

“不，……不，……”他嘴裏嚅嚅地說：

“不要客氣，就在這裏，不過十步哩！”她已經轉在前面走，他雖滿心覺得不好意思去，可是這時不好再說什麼，而也沒有什麼好說。只好一邊走一邊問：

“密司脫黎，是預備出去嗎？”

“不，不，……”

夢梅正想再找些話說。

“哦！怎麼又回來了？你剛匆匆出——哦，密司脫

黎嗎？”剛跑出門的胡芝瑛，興緻匆匆地說着，說着沒有氣力似的了。

“密司脫胡，你好嗎？”夢梅也招呼了。

“好，請坐。”

梅村在前，胡芝瑛在最後，三人連貫進了屋子，在樓底客堂裏坐了，梅村又上樓倒下茶來，室裏異常的靜，各人都在打腹稿。停了半響，也沒人肯先開口。這還是主人的職務關係，梅村先問了：“密司脫黎那裏去？”

“在顧家宅公園旁找一位朋友未遇，預備回學校去。不知兩位住在這裏哩！”

這是一段談話，關於這段談話，沒有別的可以繼續拉扯得上，就又停止了。在三人間有什麼權力阻止他們一樣不敢更開口，在別人沒開口之前。這樣沉重的空氣，各人逐漸支持不下了，尤其是如坐荊棘的夢梅，“這房子一共租多少錢？”

“四十二塊錢！”胡芝瑛搶着說，這倒不是因為受不住沉默而想說話。

“連電燈麼？”

“是的。”梅村見胡芝瑛沒有回答，忙答了一句話。

“地方倒清靜極了，不過離學校遠些！”

“是啊！所以我要搬到學校裏去住哩！”梅村望着胡芝瑛。

“密司脫胡呢？也進校住嗎？”

“噢，——我不，”胡芝瑛似在若有所思。

這段談話又無法繼續下去了，終歸又要沉默，隆重的空氣又來壓着他們。結果還是夢梅先受不住。他想這樣一秒一秒沉默下去，還不如早走爲妙。不然，空坐許多時間不說話走了，更難爲情。因爲照這樣情形看下去，一定大家都想不出什麼話了。再看梅村也正苦悶得要命，他想，站起來走吧！但一回想到一走就要離開了她，心裏又有一些躊躇，勇氣又全消了。到後來這種沉悶的空氣壓得要嘔吐了。夢梅立起說：

“好，再見，學校裏還有事哩！”

“怎麼？就去了麼？……”她也沒辦法留他再坐，並也不敢留他。這種景況真難過極了。

“好，再見，”胡芝瑛微微點下頭也隨着梅村向外

送。

夢梅一出門如被放了生的魚重回到水裏樣深深呼吸了一口空氣，迎着春風，一步步向霞飛路走，逐漸地隱入垂暮的陰影裏。

梅村悵悵回到樓上，胡芝瑛也隨後進來，他那在客堂裏一付死板的面孔，還未收掉。

“日子不久，倒有了好朋友了！”他勉強地一笑。

“都是同學，有什麼好不好？因為在門口碰到才約他進來坐的。”

“你碰到他的？你預備那裏去？”

“到鄒愛竹那裏去。”

“現在怎麼不去？”

“天不早了！”

“哼！”他只在鼻裏笑一聲。“你怎麼到校裏去住嗎？”

“是的，我正要告訴你哩！我明天就搬去。唉，我在這兒也打攪你夠了！自從去年到現在，也快半年了，承你幫助我，真使我感激泣下，我在世一日，都要盡我的力量報你盛意的！所費的一切，在最近我經濟快

要有相當解決了，那時當然……”

“梅村，你怎麼這樣了？難道我還希望你償還我的錢麼？怎麼這樣客氣話都說起了？我們的……”他頓變了一付焦急的面容。

“但在我良心上終歸負了債，這並不是對你個人有什麼，芝瑛，你不要懷疑！這些事與我們感情上當沒有什麼的！”

“但是，梅村，我看你對我的……似乎有些……”他低着頭。

“芝瑛，我們的友誼是永存的！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你對我的恩，我永久銘刻在心版，這次不過為便利起見，所以遷到學校裏住。”

“唉，不知怎的，你近來對我總有些不滿……”他緊低着頭。

“芝瑛，你不要這樣設想，這是那裏的話？我還希望我們的感情逐漸趨向更好的地步呢！”

“我也但願這樣呢！”

各人又都沉默了，這段談話就終止了。

太陽又兜了一個圈子，梅村從愛竹處又拿了新

製的鋪蓋，和些零用物件。晚間六點鐘遷進了學校。

十三

M學園不是一個一般地學校，也沒有一些學校的習慣。裏面的空氣非常的活潑。男女界限，也極不嚴密，純是一個學術會社的組織。但裏面略佔多數的S省人——，頭腦頑固的S省人，常常以多數——其實至多也不過佔三分之一——的威權，主持異論。而所謂異論也是限於對他人而言。

趙智靈是帶些神經病的青年，在M學園裏也是富於滑稽意味的學生，他有許多皮氣很使人討厭，但不能拿這些斷他是一個壞的青年，同時，他還有一些誠懇的地方。富於同情的嚴維先生，更是一視

同仁，對於這樣的青年，尤其有一種特別憐憫的心。可是在這些地方，已結了別人的怨恨。——S省人的妬恨。有幾次趙智靈得罪了人，嚴維先生都爲他原諒了些，別人遂借此口實，諷刺着他，甚至侵及嚴園長。暗中還有一個‘嚴園長乾兒子’的綽號。但他對於夢梅却有種信仰似的極向其要好。夢梅對他也還好，所以夢梅對他說的話，他無不聽從。S省一班人因此將妬恨也牽連到夢梅的身上。況鄒有賓在事務上與夢梅又衝突過幾次呢？這時更從中誇張其詞，於是各人腦裏在討厭趙智靈時，就聯想到懷恨黎夢梅。夢梅本是不拘小節，漫不經心的一個人，對同學也沒甚好壞，但爲着事務上辦事認真起見，得罪了同學也許有的，這樣便形成向他反對地一個基礎。S省人遂吹毛求疵的向他挑釁。尤其是鄒有賓格外加倍的努力。暗潮一天天在澎湃；黎夢梅仍舊睡在鼓裏一點不知道。

一天是三月中旬，全體同學在開大會，討論如何吊慰外國語教授伍守益先生的母喪。因爲大家意見想一來不要流俗，二來不要浪費，並且要表示深切的哀惋，所以在徵求辦法，大家正都苦思良策，相繼發

言也不少，但沒有盡合條件的。這時單兆英提議送花圈輓聯，這樣提議原不是合於條件的，在單兆英剛發表了他的意見之後，趙智靈立即向主席討了地位。還沒發言，全場上全浮動起來，在角上現起了許多怪聲。“喝……！”

“吁……！”

“我覺得這樣提議未免過俗了！”趙智靈說：“花圈不過是一時的祭品，輓聯又是不能傳達真正感情的東西。伍先生對同學們固有極大的情感，但各人所受的是不同的，要送輓聯，除得各人自己去送。這不能做團體的……”

“喝！……”

“吁！……”

“諸位！”主席黎夢梅在台上嚴肅着態度：“請大家安靜一點！……”

“要什麼才能表示出真正感情呢？那末除得我們大家都去殉葬才行哩！自己也沒有辦法，何必講話？”鄒有賓站在牆角上轉着一付活動不已的眼，臉向着天花板，帶着幾分滑稽的意味，全體都哄笑了。

“諸位同學！”夢梅用嚴厲的聲音壓止了各人浮動的感情。“請靜一下！鄒君，請你坐下，不要再發言，因為你沒受主席的允許，已自動發表許多不正當的議論了！諸位！會場的規則，請嚴肅地遵守！在一個人言論未發表之前不能有些不規則的舉動對他，倘他的提議有所謬誤，儘可反對呀！但今天趙君的話並十分正確，那諸君自己將何以爲情？諸君更不該隨便發言，擾亂秩序。現在請諸位按照規則繼續討論。對趙君和單君的意見有附議沒有？”

“主席，對於單君的提議我表示同意於趙君”易次丹說。

.....

會開過了，趙智靈的興緻很高。一把拖了夢梅。“老黎，喂，你看我的話有什不對？他們都要反對我，不是豈有此理嗎？”

“好，你自己謹慎一點就得了。”夢梅自去了。

趙智靈一人又回到教室裏，還有幾個S省人和別的幾個人在說話。

“喂，鄒有賓，你爲什麼這樣反對我的話呀？我的

話有什麼不對？真真豈有此理！哼！”他一邊說一邊向另一個門出去了。

“媽特皮！你是乾少爺誰不捧你？”鄒有賓將頭一搖，嘴一披。

他也不說什麼隨隨便便他又闖到別處去要了。過了一刻功夫，又聽他哼着“一馬離了西涼界……”向女生宿舍走去。剛一進去，第一間就是龔梅村的住處。這是她一人住的一間小房間。她的門在開着顧清芝站在門口，朱仁站在門外，鄒有賓在門裏邊大家在談着話。

“密司鄒那裏沒有去嗎？”清芝問：

“好久沒去了！因為學校裏功課忙哩！”梅村說：

“一馬離了西涼界……馬上加鞭來到密司龔的門。——密司龔，你好？”他毫不顧忌地坐在梅村床上，因為一隻凳上，放着一個面盆和肥皂。

“啊呀！我倒要睏了哩！”他看看枕頭似乎要睡下。

“密司脫趙，今天沒有跳却而司登嗎？”梅村帶笑着問：

“呀！我倒忘了！”他霍的立起，這時鄒有賓三人已走了，他就“踢踢禿禿”地一路跳了出去。

M學團的宿舍，除熄燈後是可由出入的，男女生宿舍，只要得本人許可，都可隨便坐談。自從梅村搬進學校，夢梅也時時到她那裏去坐，胡芝瑛也時常來，但夢梅來時多在晚間辦公後，所以他們並沒有再演過那樣沉默地生活。這天忽然夢梅敲了門進來，第一句就問：“趙智靈在這裏得罪了你嗎？”

“什麼！那有這回事？”

“剛才陸成言氣沖沖地到辦公室說S省人開什麼緊急會議討論趙智靈對你的問題哩！說他侮辱了你！這件事豈有此理！就是侮辱了，學校自有處置方法，他們開什麼會呢？倘是沒有這回事更好，請你去說句正義的話，他們預備向嚴園長提出抗議哩！”

梅村尋思了一下，說：“豈有此理！我不能承認！……這也不能說是侮辱啊！”

“好，再見，我去看看他們去。”

夢梅剛一轉身，正遇鄒有賓從外面來，他滿面笑容，“密司龔，趙智靈對你的無禮舉動，我們已用全體

名義向嚴先生抗議了，因為這事並有關於公共的問題。要請你去證明當時的情形。”

“要我證明什麼呢？……我自己並沒有什麼意見，請你們不……”

“將當時情形說一說就得了！這也沒有什麼的，不要怕燥！”

“當時，……”梅村再抬頭，鄒有賓已去了，她滿腹氣憤，儘坐着發呆，等候這事的發生，一邊在預備如何措辭。

在半小時後，辦公室裏充塞着嚴重的空氣，嚴園長坐在一張寫字台旁，手握着鋼筆在問：“那末密司龔自己爲什麼不來告發而要你們過問？”

“我們因着學校的秩序問題所以不得不過問，二來密司龔自己羞於見人，受了這種侮辱。”鄒有賓擺動着頭轉動着眼。

“密司龔同你們都是同鄉不是？”

“是的；但我們並不是用同鄉名義來說話。”單兆英搶着說：他也是一個代表。

“那末你們是代表全體同學來說話麼？”

“……………不，是一部分同學。”

“好，去叫趙智靈來。”

趙智靈這時已不知去向，齋夫找了半嚮才見來。這時胡芝瑛也來了，因為裏面空氣過緊張了，站在門外面，這是鄒有賓請了來的。

“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的？”趙智靈進了辦公室很不耐煩地問：

“智靈，來，你怎麼在密司龔房裏有不規則的行動？怎麼還說些沒廉恥的話？你要知道我們M學園雖是可以極端自由行動，但是出了常軌也是一樣地處罰麼？，嚴維冷着面孔說：

“咦？……………那有這回事？這是密司龔說的嗎……？我何曾說過些什麼？……………”

“他們當面聽見，你還抵賴嗎？”

“他們？……………這不對！”他搖頭，“密司龔呢？爲甚不來？你可問她，我說過什麼？我真可發誓想不起說過什麼！倘她自己一定說我說過什麼，那我也沒法證明了！——喂，鄒有賓，我到底說過些什麼壞話？”

“你自己明白！”鄒有賓眼一轉掉過臉去。

“不許說話！——茶房，去請龔小姐來。”

“是！”

茶房去了，大家屬望着，梅村果然來了。鄒有賓覺得主力軍一到；就是馬到成功了！

“嚴先生，什麼事？”

“唔！來了。趙智靈對你怎樣地無禮，你自己可以說給他聽，他自己不服哩！”

“什麼！？”她的態度很誇張。“趙君怎樣？”

“怎麼？”嚴園長詫異極了，“他們說趙智靈有侮辱你的行爲，因你怕羞不願來，他們爲你來告發呢！”他眼看看鄒有賓。

“那有這回事？——哦！密司脫鄒，你聽錯哪！誤會了！沒有這回事的。——嚴先生，我承認趙君對我沒有什麼無禮舉動，請將這問題取消吧！——密司脫鄒，謝謝你們，雖然事情是誤會了，但我要感謝你們善意的。”梅村自若的出了辦公室，大家都覺愕然。

“我說啦！那有這回事？”他又‘踢踢禿禿’地跳着却而司登舞出去了。

“有賓，你們應該謹慎做事呀！你知道自己的錯

誤嗎？”嚴園長慢吞吞地說，又停了一歇，“好，你們也去罷，下次要留神。”

從辦公室裏出來這兩個悵悵的人，胡芝瑛還候在門外不知究竟。“什麼一回事？”他問：

“沒有什麼了。”鄒有賓牽着胡芝瑛的手向宿舍裏去了，過了一刻，七八個 S 省的學生一道向華龍路上去了。

就從這天起，華龍路上無日不見他們的踪跡。每見夜深時才行歸校。

在梅村心裏不知怎的，自從進校後遇了夢梅，於不知不覺間，常想和他接近。雖然他留着那樣長將及肩的頭髮，穿一件闊大的灰色長袍，但在她都覺得有一些瀟灑的氣概，起人愛慕。他們於衆人不注意間，已在心底深處各長起愛之根芽。這次趙智靈的事件，雖然與他倆之間沒有什麼關係，但事後兩人都覺得與以前又有些不同。因而行踪更加密切了許多。

那一天的晚上，月兒還遲遲沒有上升，正是陰歷三月十九日午後八時，夢梅又到梅村房間裏去閒談，正在談些學校預備杭州旅行的話，忽然虛掩的門開

了，胡芝瑛走了進來。三人都不約而同地一怔。

“坐。”梅村招呼他。

“吃過飯嗎？”夢梅也強打起精神。

“不要客氣。”胡芝瑛就坐在寫字台旁的凳子上，夢梅本坐在床上，也沒有動，梅村也坐在床的另一頭。三人又沉默了起來。胡芝瑛的樣子很難看，蒼黃的臉上又浮起一層茫茫的白色，呼吸很急促，一句話也講不出，眼看着地上。

“學校要到杭州旅行，密司脫胡去嗎？”夢梅問：在夢梅實在覺得這樣下去，他胡芝瑛難堪了。可是終也想不出什麼好的話。

“沒有一定，”他慢慢地答：現出老不高興的樣子：說過了，依舊那樣地沉默。

夢梅也倒不氣，在那小書架上取出一本小約翰在隨意翻閱，全室更加寂靜。梅村看這樣景況，一時也不知將如何收場，也拿起一本苦悶的象徵來看。胡芝瑛悶坐了一會，看兩個人都在看書，這時要走也覺沒趣。台上放着一本書，那是他從來不讀的日文文典，隨手檢起，他也一張一張在讀。

這樣地一個景況，誰看見誰都要這樣說：“好一幅春夜讀書圖啊！”每人心裏的難過，誰也看不出。時間一秒一秒癩癩地前進，各人的心都在突躍，恨不能躍出這遲慢的時間。夢梅和芝瑛誰也不肯先走，覺得這是一個絕大的競爭。

“我要出去了，走罷！”梅村忽然丟了書，站起說：夢梅立即也站了起來，梅村先站到門外，胡芝瑛才也慢慢地丟開書。梅村在門外做手勢，將夢梅招呼出來，輕輕握着他的手，“停一歇再見罷。”

這時忽然“鏗！……”敲了滅燈鐘。

“我不出去了。”梅村說：

“再見。”胡芝瑛見夢梅走了，又聽鐘聲，也匆匆去了。

梅村回到房裏，默默坐了一忽，不知所以的起了一些悲感。窗外的就寢鐘又敲了。梅村閉了門向前面辦公室走，在辦公室前碰見了夢梅。

“殘月已升了，到校園裏去坐坐好嗎？”梅村問：

“好，我正睡不熟哩！”兩人走過如死的空庭，向左邊校園裏去。這時半月正掛上柳梢，春夜的風，帶

來些微涼，使他們都到自然的嚴肅。角上茅亭裏比較少些風，他們就在裏面坐下了。

“密司脫胡他氣我吧？”

“他是自尋煩惱哩！我不是同你說過？他對我至多不過是友誼呢！他過不應該……”

“這也沒有什麼，”他說，“也是人的恆情吧？我對他都想客氣一點，不使……”

“……”她也微笑一下，沒有說。

這夜的談話，突破他們自己的心，也不知談得何以那樣親密了。涼風雖在侵犯，他們可仍在說。

“夢梅，夢梅，……”她忽然在唸他的名字。

“什麼？！”

“夢梅，夢梅，……”

“什麼？”

“沒什麼，——夢梅，夢梅……——你也來唸我的名字瞧瞧。”他驚奇地說：

“梅村，梅村……”

“是的，夢梅，夢梅，……”她一邊唸一邊在尋思什麼似的。“喂，夢梅，你為什麼要叫夢梅呢？”

“這個？”他先笑了一笑，“沒什麼，難道因為犯了你的名字而問我嗎？是不是？”

“不，……”她只輕輕一笑。

“沒有什麼！……”他又重復了一句。

“我倒有些不信哩！”她斜臉向天，望着殘缺的月，“夢梅，夢梅，……”她又不住的唸。

“梅村，你要知道我的名字嗎？——倘使你這次到杭州去，我可告訴你。”他也仰望着蒼茫的天空在回憶什麼。

“那為什麼呢？你的名字是在杭州取的嗎？”

“那倒不是，因為你不允許我一同到杭州去呢！”

“夢梅，你看，在學校裏我已經被同學們所遺棄了一樣不理我，到杭州去誰又同我同行呢？你又有許多顧忌，那末，只有胡芝瑛陪我了！……”

“去，我陪你去，你為什麼一定要和他在一道呢？就不可……”

“夢梅，我正因……所以不去。夢梅，你諒我……”她摩弄着衣角，低微了聲音。

“你去，你一定要去！一切困難我都可設法解除，

我的取名原因，一定要在那裏告訴你，並且在那裏，我介紹你見一個你見過的人。——倘使我倆還是朋友，你得允許我。……”

“咳！……”樹叢裏發出一聲有意無意的咳嗽，他倆都慌忙別了。

這時月亮正在光明的時候，夢梅一邊走，一邊在偵察是那裏的聲音。剛要到校園門口，一個矮小的黑影從園裏一躍出去了。夢梅一怔，才想起那是鄒有賓。他一路在尋思，眼睛還偵查路旁。向宿舍去的路上，恍惚又有一個人影一閃，但不知是誰，他站在一旁看梅村進了宿舍，才回到辦公室後面的職員宿舍裏。

十四

到杭州次日的早晨，在七點鐘大家穿好了制服預備出發。梅村在人叢中尋覓夢梅不見，心中異常焦急，旅行隊看看要出發了，還不見他回來。在出發前兩分鐘，才見他從外面挾了一個衣包一個帽盒回來。這天他們全體游湖，梅村在另一隻船上，她身旁緊靠着胡芝瑛，在三潭印月登岸時，梅村候着夢梅上岸，悄悄地說：“名字的事怎樣了？”

“過了明天，就可告訴你了。”

第二天還繼續地游湖，這天梅村和夢梅坐在一隻船上，胡芝瑛鄒有賓易次丹陸成言也在一起。夢梅

在船前扳槳，扳動一下，在水裏漩動出一個小渦。但一瞬間又暗暗淡入過去的程中了。

“你可是上帝了！你看你製造這些水渦，同上帝造人一樣無聊啊！水渦一現就永逝了，看，這就是人生吧？”梅村禁不住要垂下淚，她想起 S 省城公園裏一個午後，那柔弱的水渦，那無力的槳聲，那一現即逝的人影，那恐怖晚上，……

“這個小的漩渦，在我們時間裏是過小了吧？但在牠從成功以至破滅之間的時間，誰也不能否定他的！就在這不能否定的時間裏，得要努力地充實他！生前，生後，不可知，但我們所真實感到的知覺，誰又能否認？不否認，就得充實生活下去！漩渦的整個不是永久的同人類一樣的在世界上不能永久，但什麼在宇宙間是永久的？然而宇宙間沒有因是暫有的而自己毀滅，因為生就是人的義務，真義！”夢梅不知怎麼發了一些議論，大家都有些莫名其妙。梅村也在默然，若有所思。

夢梅的槳更努力打着，他這樣努力，似乎要引起人們的生之興味。“好吧！我就是牠們的上帝！”他又

向着水！“短促，短促，但短促裏的永久不要辜負了！——次丹，你以為怎樣？”

易次丹正注意他發怔。“所以要生，我們是不負責的，但如何去死，那可是我們的自由意志啊！要是死得不美，那就是沒有人格的努力！”

“好！次丹。”

梅村臉上也現出一些興奮。

本來的計劃，在前兩天全體團體地去遊，後四口由各人自動去要。可是兩天的功夫不能游玩幾處名勝，而各人又地理不熟，所以接連又團體地出游兩天。到第五天他們才得自由行動。而這天一早，胡芝瑛早拖了梅村去游湖，她雖滿心焦急，說又說不出。好不容易挨到下午，轉棹岳墳回他們的旅行團。划子向西進行，她遠遠就望見蘇堤束了西子的瘦腰。過了西泠印社，就看見跨虹橋，心裏不覺一動。那立在橋頂上的一個人，遠遠地在頭上就顯出一頂極闊闊邊黑帽的輪廓。那人靜立在橋頭，春風舞動他的長衣，溢露出一付英武的氣概。面孔隱在帽子底下看不清楚。船要走近時，上面布篷又遮了視線。船靠到岳墳，大家

都上了岸，胡芝瑛和楊俠生等幾人向岳墳走，梅村將身一閃，從泉學園向蘇堤去了。

她匆匆跑到曲院風荷門口，橋上的人已轉臉向岳墳碼頭上看。她戰戰兢兢地輕步向橋上走，那頂帽子幾乎使她哭下了，一件輕軟的黑色長衫，被春風吹着，現出無限和諧的美。堤上沒有了行人，夕陽僅留最後一些餘暉斜映上橋上人的臉。在她滿貯希望的心裏感到一些悲壯的情調。她越走越近，心裏也漸逐發起抖來了，在離開還有十步的光景，橋上人似乎覺得有人上橋了，轉過臉一看。

“啊呀！夢梅！是麼？夢梅！”她迸裂了心弦似的突然瘋狂地搶上橋，一把拖住夢梅。“夢梅，夢梅！”叫個不住。

“梅村，你認識我麼？”夢梅握住她手微微一笑。“坐到石凳上去，我們談談吧！”

“不，”她尋思一下，“我們船上去。”

兩人走下橋，在杏花村的碼頭上僱了一隻划子。上了船，立刻離了岸，好像離了現有世界向理想樂園去的一樣。船向湖心亭去，夕陽已吞入了北高峯裏，

黑暗在人間前進。他倆握手癡癡地互看，同久別重逢的故友樣久久說不出話來。

“我可以叫做夢梅嗎？”他低笑着問！

“夢梅，夢梅，夢梅，……”

“梅村，梅村，梅村，……”

兩人都笑了。又停了半響。

“我第一次看見你就疑惑過啊！但做夢也沒想到真的是你！倘不是這頂帽子，或許永久不會引起這個認識哩！”

“梅村，當你要走的時候，我也適巧到上海來了，但偌大的上海，那能再見你？誰知那天在嚴校長那里看了你的文章，我喜歡得叫不出來！……”

這些事談起來都很快慰，但一尋思，也有一些感傷，他們都嘆息了。

“你曉得我走麼？”她緊張地問：

“聽你們那個馬弁說的哩！——啊！我今天還碰他在旗下呢！但他帶了許多行李，還有一個女子哩！他爲何……？”

“真的？”她問：“哦呀！他那是回S省了！”她又追

念起許多舊事。但一時又被目前的熱情打斷了。

這時，他們自己都覺得熟戀過的情人一樣，儘在述訴既往，船已早到湖心亭，他們一任船靠岸旁，一任春風吹衣，一任黑暗包圍，他們的心在同一溫度上而同化了。船夫叫着肚子餓了，他們才回到岳坟，晚餐後，回到旅行團去，進門之前，在門前大槐樹下，黑暗裏深深顯出兩個人影。兩個影子漸漸變做一個，一個又變做兩個，然後慢慢地前後進了門。

梅村回去後，心裏還別別地跳，嘴上覺得留下些熱，留下一些觸覺。倒下就尋好夢去了。次日湖上又映着他倆的影子一天。

再次日，杭州旅行團便歸滬了。夢梅與梅村自從湖上歸來，心上如燃燒着不可再高的熱，半日不見，就要發狂了。一下課後，就聚到一起談。這樣的情形，大多數人雖不能明瞭，但那些冷眼觀察的人，早已看破了。回上海的第三天，正是禮拜日，梅村出去看愛竹，回來時，夢梅早在校門口候着了。

“梅，你怎麼才回來？”

“去看愛竹哩！你到我這里來好吧？”

這時晚飯已經吃過，正在七點鐘。但學校裏寂寂地沒有幾個人，出游的學生，還未歸來哩。夢梅進了梅村的屋，順手將門上的鐵勾子勾上，

“不要關牠吧！”她說：

“一刻他們都回來了，難免沒人來攪擾哩！”

他們並坐在床上，先行了每日的見禮——吻，然後才開始談話。

“唉，你看，我那朋友鄒愛竹忽然逃了！聽說是愛上一個大學窮學生哩！”她更低了聲，“因此她騙了顧清芝一千塊錢啦！”

“怎麼？罵了他？”

“是啊！唉，說也可憐，她本是情場失意人啊！自從被人家歎罵以後，極形浪漫，對於一切男子，都沒一點誠心，純是頑笑態度，——這也是她痛苦過深啊！但我真以為現在的她，是永遠這樣了！誰知她現在可又真愛上了人呢？她走得多匆促，連一封信都沒留給我哩！”

窗下走過一些脚步聲，學生們逐漸回來了。他們還在談，門外又來了脚步聲。

“梅村，”這分明是胡芝瑛的破啞聲音。

“啊呀！”他倆都吃了一驚。夢梅向梅村擺手，他想不再演前次那樣沉悶的戲劇了。梅村只得應道：“睡了。”

但胡芝瑛仍在外面敲門，“梅村，你開開門我要向你說話哩！”

“有話明天說吧！”

“你開一開，說一句話就走。”

“爲什麼這樣緊急呢？要說你就說好了，我在裏面聽得見。”

“……”他只拚命地推門。

這時他倆爲難起來了，倘使開開門，大家都沒退讓處，雖然本沒有什麼關係，但因爲已說睡了，現在再開轉難爲情。夢梅梅村緊低住門，不肯再開，而外面打得更加緊急，拚命的亂衝亂撞。這樣不了的情形，終於無法了之。

“我偏不開，你有什麼職權要我開門？”梅村氣極了，在窗口上責問：夢梅閃在一旁。

“你爲什麼一定不開呢？我要拿我們的感情要求

你開。”

這樣形勢更緊張了，也沒有第三者出來解紛，大家在相持不下。

“芝瑛，你要再這樣，我們所有的一點感情一點也不能保存了！”

“好罷！”胡芝瑛在外邊“砰！”的一聲，擊碎一塊玻璃，他倆怔住了。“砰！”窗上又碎了一塊。

梅村氣得全身打抖，“好！你做什麼！”他一手開門，可是鐵勾子因為衝撞關係，更緊了起來，扳了半響，才打開門。

這時夢梅只以為沉悶的戲劇又要發生了，他拿住報在看，不去理他。裝出閒逸的態度。可是這次戲劇，不是沉悶的了。

“你們關起門來做什麼？”胡芝瑛蒼黃的臉上這時紅一塊白一塊在泛着，剛一進門就問：一面掉手一拳早向夢梅打去。夢梅閃讓不及，正打在鼻上，一時鮮血直流。

“你不得人允許，怎麼闖進女生宿舍？！”夢梅也在反問。可是這時已不是舌辯的時候了，兩人揪住就

打，急得梅村拖住胡芝瑛死不放手，一邊在叫：“不要打啊！夢梅！……芝瑛！……夢梅啊！……”她那悲婉哀惻地呼聲，使夢梅驚醒了，遂停下揪住他頭髮的手，茶房正聽了噪聲奔來，梅村指使茶房將夢梅勸了出去。這時他滿身都是血漬，自己回到臥房裏仰臥在床上，腦裏只震動不已，外面還有呼噪的聲音。這時他也覺不到什麼，自己所感受的是痛苦不是，也不曉得。更沒想到這樣事件發生後，學校應當如何處置；半小時後，只聽辦公室裏有些聲音，正是鄒有賓滔滔地在講話。停一歇，又聽一陣人匆匆去了。他在猛烈的刺激後，這時也究不知這事件是到怎樣地位，怎樣大小。至多他不過想到臉上帶着傷痕，明早如何上課的問題。可是事實已經釀大了，S 省的同鄉會即刻開了緊急會議，全校被他們鬧得滿現出不安狀態。一直到十點鐘熄了燈，才漸安靜下來。這時夢梅也清醒了些，忽然想起梅村的難為景況，急於想去見她，但已熄了燈。正在徘徊尋思，從宿舍路上走來了梅村。

“夢梅，怎樣了？”剛一開口，兩人都引起無限的悲哀，只在痛哭着。梅村忽然又忍了淚“夢梅，你知道

他們的陰謀嗎？他們決意要驅逐了我倆才甘心呢！不然，要搗亂了學校！”

“那末怎樣辦呢？”

“我本來不願再住學校了，現在正好，我就自動退學吧！免得受他們侮辱，也免學校的危險！”

“唉！我的M學園！我曾爲你流過汗水，我決不願使你爲我而破壞！我也寧願犧牲！”

“我們見嚴園長去，這裏講話又有危險哩！”兩人走進辦公室，經雪白的電燈一照，夢梅才看見她的頭上向牆觸撞的傷痕，她也才見他鼻上的紅腫。相互注視一下，不覺都哭了。這時驚動了正在辦公的嚴園長。

“嚴先生，我現在……”梅村說：“現在決定自動退學，因爲今天晚上的事件，很擾亂了學校的治安，使我自己慚愧。不過關於今晚的事我要在未走之前向先生聲明的，是我聽流言有人說胡芝瑛同我有親戚關係，這是一句謠言我決不承認；我更不能承認他有干涉我的可能！黎君在我那裏說話是我請他來的；我不開門，也是我的主權！”

“梅村，你不說這樣，我都是明白的，尤其是你的過去。這事據我評斷，就在事件方面你們也不應受什麼懲罰。你們去吧，明早再正式解決。”

“不，我們倆已決定這樣了，不然，將有害於學校，那我們良心上要更受責難了！”

他們出了辦公室，“明早在徐園候我，現在到處都有危險，回去睡吧！”

兩人緊緊握着手，良久才分別去了。這時夢梅才算清醒，想想個人進退，想想學校的利害，不免又一陣傷心。這時已十一點鐘了，還沒見易次丹回來，倘他在校裏也好有個商量。因為他無愛的過去，只有他聽黎夢梅詳細告訴過，而平昔他們又是好友。陸成言又被S省人所包圍去了。他正想轉身回辦公室後面他的宿舍去，又聽得‘踢踢禿禿’的皮鞋聲響，趙智靈又跳來了。

“老黎，怎樣鬧到這樣哪？他們S省人開會預備驅逐你哩！我也去聯絡同學幫助你，主持正義好不好？”

夢梅嘆了一口氣，“智靈，你不要這樣，那就糟了！”

我們不要學那些卑鄙行爲，嚴先生自有公論的！並且我也不願因我而損及學校的前途！好朋友，謝謝你！”

趙智靈又默默沒有什麼說了。半晌：“那末怎麼辦呢？”

“沒有什麼，次丹回來你可告訴他這回事，不要忘記！”

“不會忘記的！”

十五

次日一早，梅村就離開學校，夢梅趕到徐園，梅村也正在下車，兩人相互看看殘敗的樣子，都又引起多少的傷心。兩人在書廳上坐了，茶房泡來茶，在一邊冷了，他們還只在互相撫慰憐惜。梅村低頭在說：“夢梅呀！我害了你！我本是無足輕重的人了，累到這地步，都是我的罪過！”

“那講什麼！誰也都是自己的遭遇，要那樣說，我可對不起你了！現在，我們討論怎樣處置自己了！梅，這是我們光明燦爛史的開始啊！雖然現在爲着學校問題讓步了，但我們已走上向這社會宣戰的大道上

了！我決定放棄我學校生活，操我著作生涯！我想我們離開上海，再到杭州去住幾時，那裏我還有一位朋友，杭州生活比較便易些，只要梅，你不嫌清苦，我們在那裏去過幾時，然後再說。

“我那能再去累你，我……”

“梅，我們也還這樣……？難道我同胡……？梅，不要忘了我們的仇敵！我們要有意義的生活下去！我們要實現在窮人心底的真愛！也好叫人看看黃金是個什麼東西！”

“我的夢梅！不要亂疑，我絕不是一一夢梅，我能追隨着你，就是任何的痛苦我都願受，窮，又算什麼一回事？”她從前晚就鬱在心頭的悲憤所激起底死的觀念，到現在才丟開了。

“好哪！梅妹，這才是你說的話！”

這時已是九點鐘，M學園的S省學生先下手了，在第一課嚴園長下課時，就鼓動起全體大會，解決他們前晚的問題。嚴園長雖想堅持可已不能自主。

大會已開了，嚴園長站在台上，鄒有賓正在下面滔滔地發言，“我們爲着學校治安問題，要請嚴園長

嚴重處置這件事體；否則，我們要承認園長……”

他故意停一歇，“談到他們的人格，龔梅村還配做學生嗎？她，在S省時，嫁給別人做姨太太，不過一百天，就不安於室而逃走了，逃出又嫁給一個軍官做第三妾，但又不能厭她慾望，才又脫離了那軍官唐遵孝，這些事都是有事實作証的！”這時全場都起了驚訝，誰也不知這樣的祕密。“一次爲人作妾，或者是出於不得已，但第二次甚至做了豺狼的軍閥的愛妾！這樣人有人格沒有？！”在前兩排起了一陣掌聲。他又繼續地說：“她既脫離了唐遵孝，一時無所依歸，遇着同鄉胡君芝瑛，拯救她於水深火熱裏。到這時她應如何懺悔過去？胡君那樣衣之食之，她也愛胡君，而現在又棄下胡君，並且侮辱他！諸位，這樣沒廉恥的女人，還配在高尙學府M學園做學生嗎？”前兩排上又是一陣的掌聲。這時嚴園長在台上滿心的難過，但又止不住他的話，他又在說：“胡君對她的恩，她對胡君的愛，我們有許多人可拿自己的人格做擔保證明是很濃的。而她現在這樣的在學校裏做沒廉恥的事，她是否還有一些人格沒有？在上海有個鄒愛竹，她是個極無

廉恥的女婦，在上海不知騙了多少人，而龔梅村所結交的唯一朋友就是她！據切實的證明，她的用費許多全是鄒愛竹的供給。諸位，蛛絲馬跡她的行爲也可有個斷定吧？黎夢梅，他自己是學校職員，而他不知規矩晚間關在宿舍裏，這成何事體？這樣不知廉恥的東西，尤其是同她發生這件事，真是不要臉到一處去了！而他更沒資格留在我們M學園！我提議應請園長開除他倆！”連接就聽到紛紛地“附議”

從坐後突然立起一人大聲叫了一句“反對！”大家都覺一怔，回頭一看方知是易次丹，他說：“密司龔的過去的怎樣，我們過問不到；他對於胡君怎樣，我們也過問不到，她要結交什麼朋友，我們也是過問不到。是否再愛第二個人，這自有她的主張和理由，我們更是沒資格去談。我們學校所得而干涉的不過是秩序方面問題！那末，我們就好找到負責的人了！黎君和密司龔，他們在房間裏談話，這是他們自由意志，他人那能干涉？胡君不守規則，強奪女生宿舍的門，打碎窗戶，是預備搶劫呢，還是什麼呢？難道他不是破壞學校治安嗎？我提議密司脫黎和密司龔對於這件

事是無責可負的；負責的人是胡芝瑛！”這樣在各人心裏下了一付涼劑。

“附議！”趙智靈搶着說。一些明白事理而勇敢的，也都附議這個提議。

嚴園長抬起那微低的頭。“現在有兩個主張，並且都有了附議。但未表決之前，我還有幾句話要說：一個人過去的歷史，我們不能用刻薄的眼光去批評！況且人家過去並不一定就是卑污，——或許還是光榮的，那我們那能拿這些過去做今天這問題的標準？現在，倘沒有第三種提議，我們就表決了！”

“嚴先生，”單兆英忽促地站起先叫了一聲：我看“……我看，為學校秩序起見，這件事也不能不辦，而我聽說黎君龔君自動要退學，那末最好就請他們三人都自動退學好了。則一切問題都可解決，不然還有爭執的，這是折中的辦法。”這種提議最妥穩沒有了，深合羣衆的心理，被易次丹潑過涼水的心，冷清的感覺又過了，大家只望事情簡單就解決，而且與自己沒有關係。這個提議是盡合條件的！中立的人都多附議了，單兆英又向鄒有賓使個眼色。

“我還要答辯一下，”鄒有賓說：“胡君與她是有關係的，所以他可以過問，而他要盡他應盡的責任，現在他也退學那是豈有此理？易君的話更好笑，她的過去過問不到，難道在發現這樣沒人格的人在我們學園裏，也還允許她的存在嗎？我說的是爲學園着想啊！”

嚴園長眼睛微微向上，靜穆着態度。“諸位，不要過理智了！誰敢相信他自己裁判人如神明裁判妖魔一樣，我可請他來裁判他們，而不須大家議決。”他將手一揮。

停了半響，全場如死了一樣地靜，各人幾乎都沒了呼吸。嚴園長才又慢慢地說：

“密司脫鄒，你說密司脫胡密司龔有責任關係的話，這是不確的，因爲密司龔爲這事已向我聲明過了！——那末，現在我要你們表決了：主張使他們三人自動退學的舉手。”

結果，當然其餘兩個提議都不要表決了。

梅村倆正在計劃杭州去的時候，易次丹趙智靈也到徐園來了。告訴他們開會的結果，各人都長歎了

一聲。

“這算什麼！老黎，這還是你的幸福呢！”趙智靈的話引得各人都笑了。

“現在你們預備怎樣？”易次丹問：

“已決定到杭州去。次丹，我們又要分別了！願你幸福！——智靈，你要改改你的皮氣了！不然，你可危險啊！”

易趙回學校後，夢梅送梅村到一旅館裏暫住，兩人又談些未來的計畫，覺得前途也還不甚黑暗。夢梅回到校裏，將所有的手續盡一夜功夫結束完了。第二天一早在晨光曦微中夢梅帶了兩人的行李到了南站，這天午後兩點鐘，他倆已在杭州城站下車了。即時僱車到岳墳旁杏花村住下，略略料理行李，夢梅便到N大學去找他的朋友。

當他回來的時候，梅村正在床上向裏暗泣。

“梅村，……”聲音有些細微了。

“哦，回來了！怎麼樣？”

“唉！……”他倒在床上，“真倒霉極了！他在昨天被家中急電召回了！……但是，”他又從床上跳

起來，“沒什麼，我最近發表的兩篇小說，快要取到稿費了，不過遲幾天。現在，我再去找易次丹所介紹的王莊的李敬堂去；好找房子住。”說着露出很快樂的樣子去了。

這時西湖上的房子很少合於他們的，一來要兩間小房間，二來要價廉，更還要清靜，所以看了多處都不能合意，而不能合意的關係條件並不多，不過是不價廉。這樣遷延了三天，他們還住在旅館裏。到第四天上才找到棲霞嶺下香山洞裏的房子。但在杭州開天大遊戲場的老板在洞裏大做水陸道場，要陰歷四月初九才可遷居，這天剛是前七。他們一面認為合意，雖然價貴些，一面又去找別的房子，可是日子到了而別處房子還找不到。他們就預備遷進香山洞了。

初九起來，滿天濃上濃墨的雲，暮春的烟雨，朦朧着這個世界。棲霞嶺上又吹下淒厲的風，吹起他們的過去，勾出他們一些清淚。

“茶房，來！”夢梅整好了他們簡便的行李，預備就遷居了。

“黎先生，”茶房進來叫了一聲。

“你去算一算帳，再叫廚房開兩客飯。”

“是！”

茶房去了半嚮 送一張帳單，開着幾天詳細的帳目。總數是十元八角六分。

“啊呀！”夢梅沒得出來。

“多少？”梅村似已聽到斗聲。

“十元八角六哩！你那里還有幾塊錢？”

“我只還有二塊。”她摸摸身邊。

“那我有十塊，共有十二塊，”他略一沉思，“你的兩塊請拿來吧！”他的臉紅了。“茶房！”

“噎！黎先生。”

“兩客飯不要開了，我們就要走哩！這十一塊錢拿去找了來。”

“噎！——三號兩客飯不開啦！”這一聲諷刺的調子，戳破了夢梅慚愧的心。緊低着頭，連向梅村看都不敢。

“黎先生，這是找回的兩毛錢，——”茶房進來交了帳還站在一邊。

“唔！——”他拿出最後的一塊錢，“這給倒馬桶

的兩角，洗衣的兩角，其餘的給你們吧！……”他末句還沒說完，早就背轉了身體，他明知將有一番可想像的表情在茶房臉上發現。

“噢，……”茶房怔了半響，看看女客人也背着臉背在床上，無可如何的說一聲“謝謝，”可是夢梅都沒聽見，只曉得他的嘴在響一下。

“阿龍！來！”樓底下在叫，茶房出去了。

他轉過臉來，床上的梅村也回過身，兩人相顧一下，慘然一笑。

“就搬去吧！”他望着兩隻大皮箱。

“呀！雨還這樣大！”她惆悵着。

“黎先生，”茶房又進來，他倆一愕。“這塊錢請換一換，是夾銅的。”

“怎麼？夾銅的？混蛋！這個煙紙店混蛋！我去換來！”他轉身匆匆下樓去，茶房忍笑走了。

他既下了樓，滿心的悵惘，莫知所之。那裏去呢？這塊錢怎麼辦呢？春雨淋在頭上，他祇低頭在一邊走，一邊尋思。行行重行行，終不知究向何處去。正行時，

“黎先生，今天下雨了，還搬嗎？”

不覺已到王莊門口，看莊老頭李敬堂招呼他。
“啊！到了！險些走過了哩！”他說！“今天我想就搬哩！但是——但是剛才出去，回來時皮夾丟到車上，車子拖走了，現在開發旅館的帳還有些不夠哩！——唉，李先生，能請你想些法子嗎？——這實在不應該，但……”

“唉，這是怎麼的？”

夢梅不是不知李敬堂的困苦，但這時也只好‘死馬當作活馬醫’了。說了許多好話，李敬堂才帶他到幾個地方去借，可都被回絕了，後來到了杏花村對面一家紙烟店向小老板去借，那小老板抽開屨子檢了幾下。夢梅遠遠望見希望一點點隨着檢動的手增加。李敬堂走攏時，“對不住！祇借到這一塊錢。”將手裏六隻雙角子和五個銅板給他。

“唔！——”夢梅又說了感謝的話，遮了臉上失望的神態。送着李敬堂的影子走遠了，他在手裏數着一隻隻角子，一種玄妙的音樂在袋裏雜奏，他一步步走上樓，已忍不住淌些傷感的淚滴。回到樓上笑着說：

“真幸運哩！——茶房！”

茶房進來了，

“那里不能用？我倒換了來！你看。”他將那六隻角子和五個銅板丟在桌上。

“是他家兌出的不敢不換的！”茶房陪笑說。

“真的換了？”茶房一走梅村緊急地問：

他苦苦一笑，“唉，那裏？向李敬堂借來的！”

“他？那又有錢？”

“茶房，茶房，”他連叫了幾聲不應，自己到門外一看，幾個茶房正在談話，知道不是自己喉嚨不響，不覺臉上一紅。“幾點鐘了？”他本想叫車子的，現在已改變了。

“十一點半！”

他回到房裏，提起一只桶子說：“香山洞很近呢！我將這箱子送去再來，免得車子了。”

他說了就去了，梅村將其餘一隻提了要同去，可是提不動。

十二點半鐘，他倆已到了臨時天堂的香山洞，吃飯雖一時不要錢，而這天的午餐早已開過了。靜待晚

餐的降臨。

他們的午睡醒了，晚飯也好了。各人飽餐了三碗，才有精神講話。

“剛才我看見一個人，像極了唐遵孝啦！”他說，接着一笑，“倘使你看見他，將是怎樣一個情況呢？”

她低着頭，“或許像在S省城最初遇你時一樣地不睬吧？”

“提起舊事麼？好，怎樣罰你？”

“.....”

“.....”

這時在他們身上的雖只有兩角錢，但也不覺什麼痛苦，想到一些過去，轉覺到無窮的快慰。從搬進香山洞後，夢梅每天努力寫作，過了十多天功夫，寫成了一部五六萬字的小說，悄悄地寄了出去。他們的生活就在窮困而甜蜜裏度過，看看不覺一月又要過去。一天，兩人又談到過去的事，好像在那過去裏隱藏着多少好東西終不能忘懷而感到極大的興味。

“真的，我是老早向他表示過我的心意了，但不明白，怎麼辦呢？我曾拿那影片裏的話借用哩，可是

他當時也不感覺什麼。”

“唉過笨了！但他或以你的話是正面的話呢！以爲他的行爲是應該的哩！”

“倘若是應該的，那末我真要拿錢償還他的所謂恩，贖回我的愛了！”她苦笑了，心裏不住的難過，想起這一筆未了的債。

“倘使你還他的恩時，那可受我一些幫助嗎？”

“……………”這教他怎麼回答呢。

“假若你怕再陷覆轍，還是以暴易暴呢，那我也不敢……………”

“不，不，我不是這樣想，你的境況我……………”

“但是，前幾天的努力，你該看見吧？我的那篇還債，還可賣到一二百塊錢哩！這就是爲你所預備……………”

“黎先生掛號信！”小和尚在樓底下叫。

“你看，可正好了！”他下樓取來，可正是H書店的掛號信寄來了二百元。

“那封信是那裏來的？”梅村問他手裏的另一封信。

“這，這是N縣家裏父親寄來的。”他說，一邊也就折開。他看着看着，眼睛睜大了。“天哪！世界是這樣狹小啊！自從父親去世，還有誰能愛我？——你看這幾句：聞弟與某女生極不名譽事件，而此女復人格全無，名譽掃地。以弟清白之身，何必供此女犧牲？望速返里，斷除一切；否則家中絕不匯款接濟，而兄亦將首途來杭矣！——唉，這是誰的詭計啊！這樣來破壞我啊！”

“夢梅，你回去吧！”她已淌下淚，“唉，命薄如紙，我的前途本是這樣的。夢梅，你早些回去，不要因我而破壞了你們的家庭！我是漂流慣了的，到處可活哩！……”

“什麼，梅妹，不能回家，M縣，上海都可去啊！你怎這樣地頹廢！我們的愛，是這樣容易解決的麼？”

“……”

“……”

又過了兩天，他們已回到上海了。這時生活逼迫着他們，到處也找不出什麼事來，M學園裏有些同學們有爲他們質衣的，有爲他們賣書的，可是他們的衣

服書籍可質可賣的有限極了。尤其是陸成言易次丹幾人，幾乎連看都不能來看他們，因為路太遠沒有車資。他日裏出去找朋友，晚上在燈下寫文章，朋友們都在譏笑兩個卑鄙的人，誰肯來助他們。不過多跑幾次冤枉路。再過幾天，文章也不寫了，因為H書店的編輯先生——他的朋友，已經他去，他的文章又像以前一樣不容易賣出。

他們住這徐家匯一個黝黑矮小的亭子間裏，樓板就是他們的床鋪，並且兼代椅凳之職，皮箱就是他們的寫字台更兼餐臺。電燈省了，因為要減少一塊錢房租。這時天已黑了，梅村睡在地板上，忽然有了敲門聲，知道夢梅回來了。開了門，他們就深深地一吻，橫豎在黑暗裏也不怕前樓房客看見。

“怎麼了？稿費可領嗎？”

“不要着急，要待下月哩！反正我們的肚皮經得餓，再餓一月去拿不遲哩！”兩人都笑了，也不覺什麼痛苦，這或許在他們是‘司空見慣。’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入深山避世去了！”他又在黑暗裏笑了，但不知有沒有笑容。今天碰到易次丹，

他說不知怎的，上海的朋友都在攻擊我了！他到幾處去爲我謀事，差不多是這樣地回答：他？靠不住！我們現在用人的標準，第一要求是人格呢！唉，好沒人格的我們呀！快滾開上海！”

“.....”

“梅，不要傷心！咱們人格是在咱們兩人中間成立的！我們的愛不是爲社會而愛的！好罷！過了陰歷四月我們決定到M縣去，那裏幾位舊友，都可爲我找碗飯吃吧？——梅，幾點鐘了？”

梅村學着白茶裏一個學生的口吻說：“喂，你問我馬路上鐘錶行裏的鐘呢？還是問黑暗裏的日晷呢？還是望當舖裏的錶呢？”

夢梅不覺也笑了，“那末，你就看看當舖吧！”

他們睡到黑暗的懷裏去了。

十六

陰歷五月初旬，天氣已漸熱了，航行在江上的小輪，慢慢地前進，同烈日下的行人一樣地走不快。水聲帶着咽鳴，旅客被天氣熱得都靜默着不說話。船在默默前進，天上已經撒下黑紗，在黑紗外面掛上一灣瘦如翠眉的新月。淡淡地光朦朧着旅客的心。房艙的上面是煙蓬，煙蓬裏的客人，都是純粹的無產階級。我們不用個別的去，只要你站出艙門，就可嗅到無產階級者身上的一種專有的氣味。——雖然也不盡如此，有些無產者身上也這種氣味。但在這隻船上就很難找。有，只有坐在靠船尾倚在官艙隔板上的兩個

人了。這兩個人假若抬起頭，就可認識是黎夢梅和龔梅村。

他們的頭常低着，唯恐給人看見。偏偏官艙裏一個馬弁時時出來看他們。他倆遂時時不安，炎熱的天氣悶着他倆，同船人們的氣味熏着他倆，他們幾乎忘了呼吸似的默坐着。船也在靜寂地前進。

淡淡地月光，斜掛在高處，一種黝暗的色，增加旅人多少惆悵。這樣的月光，倒不如完全黑暗了的好。熱氣漸漸低下去，各人身上的氣味好了許多，江上的晚風有時迎面吹來。他倆這時才抬起頭，大家相顧一笑。

“怎麼辦呢？他們將不利於我們吧？”梅村低聲地憂愁。

“管他呢！還有半小時好到了。這裏我都比較他們熟悉了許多，將奈何我們？——不怪哪！我說在杭州看見他，回上海又碰見他哩！”

“唐遵孝和胡芝瑛同謀的傳言，這真證實了！那末易次丹說破壞我們的種種事也是胡芝瑛幹的恐怕也不會錯吧！”

“這是當然的事！鄒有賓已繼任學生會常務，還有功夫管我麼？”

“他們既追我們來，總沒有好事吧！我們到底怎樣辦呢？我總覺不安定！”

“快到了，今天他們都不敢向我們怎樣啊！今晚我們住到城根馬路我的朋友家裏，明天就來擺佈他們。他們異地人總不會有怎樣的神通。”他搖着頭，新月漸向西面下垂，人們漸漸騷動起來，離M縣不到二里了。

“天哪！爲什麼這樣緊緊逼人呢？”她看着更加暗淡地月。“你們破壞我們的名譽，我們就不要牠！要我們的債，就償還你！你們要搗壞我們飯碗，我們就丟開牠！不要我們在杭州，在上海，我們也就離開，現在還有什麼呢？一定刮去我們的愛嗎？”她一頭倒在夢梅懷裏。四隻手互相緊握着，唯恐被人破壞了。

“妹妹，怎麼這樣感傷哪？我們什麼不要管，爲我們的愛努力奮鬥吧！任何什麼都如水的漩渦一般短暫，但任何什麼也如天日一般的久長。在他生存的時候都有感覺，在這感覺裏，就是同天一樣地長久！我

們不能使這感覺裏的靈魂到快樂，至少也得使他良心平安！妹妹，記着，死要死得不美，就是沒人格的努力啦！我們奮鬥吧！”

“低聲些，我的夢梅！——好，我的一切恐懼都消失了！”他們都很鎮定。

汽笛嗚嗚地洩長了音在叫。夢梅說：“到了。”

他倆還鎮靜地坐着，官艙裏的馬弁早跑到艙外來看他們，官艙裏起了一些聲音，船已攏岸，他倆悄悄提了那失了伴侶的一隻皮箱下了船，這時那馬弁剛進了艙。兩人下了船，夢梅下了緊急的命令：

“向右邊去，走小路，不要坐車子！”他倆匆匆向黑暗的路上走，“坐車子引他們注意呢！這條小路他們不會來了。”

這時那一勾殘月斜掛到西邊樹梢。昏沉沉，前途一片渺茫，兩人心裏不無有些恐慌。

M縣是懸在T江入海的海口上的一個島，江水奔海遇島向南北兩面分流，島的東面向海，西面迎江，船在島內的南面靠岸。船碼頭旁有一條街市，旅館很多。碼頭離南門有二里路，靠城根有一條馬路。夢梅

所走的是這條大路右邊的一條小路，在要到馬路還有幾丈遠的地方，兩條路復合而爲一。這條小路上兩旁都有森森的樹木，晚風吹上樹巔，沙沙作響。遠遠地更聽到海濤怒吼。他倆前顧後盼，似乎有人在後面追隨。這時夢梅手裏提着皮箱，梅村又走不快。兩人才走了一半，但前面的燈光已隱隱在望。滿心的暢快，要衝到唇外來了。

“居然他們沒有看見！”夢梅在緊張的臉上放下一絲笑容。

“還有多遠呢？我現在總覺不安哩！雖然他們沒見來。”

“快了，還有一半吧？你還能走快些嗎？”

“唉，屈着腰灣着腿在船上坐，這兩條腿竟不能運用自如哪！——啊呀！你看！後面的脚步聲！不是……？”

“那里？不要多心了！——啊呀！快！這邊來！快！”夢梅向路旁閃過，將梅村拉到樹後面。兩人心上勃勃地跳。不兩分鐘有三個黑影匆匆跑過去了，裏邊有一個分明是唐遵孝。梅村的心這時幾乎要裂了，眼裏冒

着火光，不是身旁夢梅禁束着她，恐怕要狂了。

三個人過去半嚮，夢梅攙扶着梅村從樹後走上，前面人影已看不見了。

“啊呀！天啦！我該壞哪！我說是，你還說多心哩！”

“妹妹，定定神，好走路。他們不會再走回這條路來了。城門已關，城根沒有旅館，旅館在碼頭旁，他們必回江邊旅館去了。”他低聲說：

路上寂寂，沒有一個行人。她搖頭說：“我還覺得有些不妥哩！剛才三人裏不是沒有胡芝瑛？他一定從大路走，那末難免不轉向這條路來哪！”

“我想那不會，我們慢些走，不要就到街上去，他們這時恐沒回去呢！”他低聲說：

兩人又一步步向前慢行，明知光明的前途已經降臨，他們可只能看着不敢一時去親近。懸着的心，不斷地擺動，進退不得，焦急無用，恨不能打碎那遠處街道上一切的燈，摘下那尚發着幽淡的光底殘月，瞎了一切人的眼，好看不見他倆的行踪。這時一條路已走了三分之二，可是越走越慢了，好像在樹上光亮的燈底下，唐遵孝和胡芝瑛手拿着手槍候着他們。

忽然夢梅焦急起來，“我看，走罷！不要再遲延了。我想到了馬路上就是碰了他們，也無可如何我們。在這裏雖可僥倖躲過，但倘若閃躲不及，不是轉遭毒手嗎？——啊呀！我們怎麼在這裏遲延呢？快，快，走吧！”

兩人都如夢初醒，立即加快速度。就在他們加快速度的時候，後面已起了一陣脚步聲，他們爲自己的步聲遮了聽覺，忽然從空中來了一聲“站住！”

喪胆的他們將腳嚇怔了，一回頭，後面四個人已走攏來了。四個人手裏都有一枝手槍，都故意將機子扳了一下，托托的一陣響。那第一個就是胡芝瑛。後面三個是馬弁。

“你好？”胡芝瑛強止了他喘息不定的氣，故意柔聲地問：

“你好啊！”夢梅將箱子丟在一旁也強笑着。

“你來有什麼事嗎？”站在夢梅背後的梅村，受着八只眼的掃射。她說：“密司脫胡，你叫我們站住麼，有什麼話要說？”

“現在，梅村，沒有你的事。黎夢梅，你今天認得

我了吧？”

“好，我早認得你是勉強人愛的有情人，我也早認得你是預備拿錢買愛情的有情人！我不認得你麼？”他說完又是一笑。向左邊走了兩步，靠近些那個瘦弱的馬弁。

“混帳！你還認得牠嗎！”他將手槍指住夢梅猶笑着！

“不可無禮，”梅村戰慄着說：“你要野蠻，那就什麼都完了！”她又走近些胡芝瑛，“密司脫胡，你來是做什麼的？——”

“我啊？我來是報仇的！——老實說罷！”他一手插在腰上，“黎夢梅，今天你可逃不走了！”

“好，你預備劫愛嗎？”他的神情很鎮定而安閒，胡芝瑛可已睜圓了眼。夢梅又移動些。

“密司脫胡，你可不能！”她突然搶到胡芝瑛面前遮了夢梅。“你要是爲我而來的呢，那你切不許野蠻，你想拿一種強暴的武力壓迫着情敵，這也算是光榮嗎？”

胡芝瑛這時兇暴的面色消了許多，顯出一些沮

喪。‘梅村，倘使你的愛情能向我復活，我可饒了他！’

“哼！”夢梅在旁邊笑了一聲。

“好，你是爲我的，你就丟了手鎗！”

“這個可不能，”他說：“我不幹。”

梅村略一搖頭，一手奪住胡芝瑛的手鎗，只一剎裏，空氣突然變了。梅村將手鎗一奪，向旁邊草叢裏一丟；同時夢梅一把奪了那瘦強地馬弁的鎗，“砰！”先將一個靠近的馬弁打倒了。胡芝瑛慌了，立即奪了其餘一個馬弁手裏的鎗，向夢梅擊來，兩個馬弁逃向一邊去。

梅村這時不知所以，嚇慌了，只亂嚷着：“不要打！不要打！”

夢梅一鎗打去，胡芝瑛躲了；立即也還了一鎗，夢梅一閃也過了。忽然又是一陣脚步聲奔來，夢梅有些心慌，只聽嚷：“上去捉住那女的，打死她！”

夢梅心裏大驚，捨了胡芝瑛，縱身一跳，已看見梅村向東逃了。急忙追上去，

“不許打死她！”後面有人叫，剛要追趕的馬弁又停了一下。他倆乘機向東邊荒路上跑。後面又起了爭

執聲。但不一刻功夫，後面匆促的步聲又起。這兩個漏網的小鳥緊緊地逃。但梅村終覺有些跑不動了。這時風聲更大，樹木都對他們下了逐客令；海濤的洶湧聲漸漸近了；天空的殘月，更加暗淡，好像蒙了層層面紗。

前面黑黢黢現出一叢短樹，夢梅一手挾住梅村，“快，設個計吧！”他們努力向前跑進樹邊，繞到右面藏了。地上正覆着一些乾草，兩人輕輕睡下，將草覆在身下。沒到五分鐘，一陣煩噪的聲音來了。

“這短樹裏可疑！我們得要檢查！”唐遵孝的聲音說：他倆有些戰慄了。又過了四五分鐘。

“沒有，沒有！”胡芝瑛的聲音，“趕快前邊去追！”

“這全是你！不然早捉到殺了她媽特皮！”

“不是呀！想捉活的好頑啦！”

緊急的腳步又向東去了。草裏的他倆才敢呼吸了一口氣。“好，又躲過了！——幸虧我沒鹵莽哩！我聽說要檢查，我真想起來同他決鬥，那知子彈完了哩！你看。”

他們輕輕離了短樹叢，向東北面去，慌不擇路，

滿途盡是荆棘。這時城裏也不敢去，前面雖不知何所，究竟是他們追蹤不到的地方，也就是臨時的安全所。

腳步聲已不再聽見了，他們心裏寬慰了許多，因為疲倦的關係，行走也慢些。但森森樹林裏發出凶惡地怒吼；海水的澎湃翻騰，如同狂雨般響；天色混糊，也同樣顯出壓迫者的威儀。

“好，決鬥吧！過了今天也叫他們知道我的厲害！十幾年的武術，雖不肯應用，但不會不能幫助我吧！”他奮恨地說：

“呀！你看！這不是海邊了嗎？”

他倆都有些興奮了，但這些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呢？緩步走到海邊。幾隻小船靠在海岸捕魚，有幾隻船上的人已滿載而歸去了！

“既有漁船，那末隣近當有漁家的屋舍了，我們去……”

“呀！不好，你聽！……”她驚恐地說：不是……”

“真的，梅，快走！”

但是追蹤者的眼睛是特別銳利的，一片呼聲從

右面來了。“在這裏！快！”

想從原路回去，已不可能，那是要轉身的。向左邊去，沿海岸都是平坦的沙岸，沒有遮目的東西。聽聽後面如同萬馬奔騰追來，雖然只有幾個人，在他們感覺裏似乎全社會的人都追來了。這時相隔不到百步，兩人急了。

“上船罷！”他緊急地說：兩人向海邊一隻空船上跑，這時什麼也顧不到了。

“砰！”後面的槍又發了。他們只顧搶上船，西風雖在狂吹，一划槳，船向東去了。

“哦呀！不能向那邊去呀！”靠隣近漁船上人叫！

但是海面一陣西風，捲起一片波濤，他們倆的船被沖開十餘丈遠。

追逐的人到了，“我們也去上船追！”胡芝瑛說。

“哦呀！先生不能上去呀！平時都不能向海心去的呀！您老可憐我們的船罷！……”

“砰！砰！砰！……”岸上的槍不住的向海中放射，向那巨浪裏一隻小船上射。

海上起了狂風，波濤不住地澎湃，一陣陣追向前

面船去。船逐漸逐漸小了，小，小，小到沒入海水的漩渦裏。

狂風兇濤仍在示威，月兒雖更斜了，但也仍舊那樣朦朧。天愁地慘，山鳴海嘯，漁夫們全都歸去躲到房裏了，一時間好像宇宙就要破滅了。

半小時後，雲退月明，風平浪息。海上靜悄悄什麼也沒有。

——完——

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夜十時

後 敘

今年三月在西湖潦倒了一個多月，梨雲與我住在一起。因為有一次她釣到一隻一尺長的大魚，所以每天下午攜着漁竿都到鳳林寺前矮樹底下去釣一會兒魚。但此後每天都不見我們帶魚回去。

湖上暮春底和風，交給紋波送來。南屏山景，映在不須抬頭就可看見的湖水裏。這樣醉人的湖光山色，幫助水裏的魚偷去不少年糕。後來我說：“梨雲，算了，不要釣啦！索性談我們的心吧！”

“不，我終想再釣幾隻呢！——我們談話歸談話好了！”她又撕一塊年糕勾上釣鈎。舉起鮮竿一揮，年糕沈到水底去了。她眼裏看着水上的浮標，嘴裏又講起她在中學時一個朋友的歷史，講到末了，大家只有歎氣。

“還有一件事，比這更慘了！”她說：“最近在上海遇見一個姓鄒的女子，她對我談起這件故事。這是她的哀史。白塵，你怕沒有那些眼淚……”

我們靜靜地，半響我說：“你說呀，淌些淚不會損到你什麼的。”

她臉紅了，又歎息了一聲說：“倘使你注意報紙上細微小事的話，你可知道有一次失蹤了兩個不關緊要的人。他們是M學園的被令退學的學生，他們退學之後，社會上看他們做最卑污的人！什麼人也不肯幫助他們，什麼地方也不肯錄用他們。連他們家庭都不承認了！最後被這整個社會壓迫到連飯吃的都沒有了！天哪！社會上人還在罵兩個人沒廉恥沒人格哩！兩人沒法，離開他們這些壓迫者到M縣，想找碗飯吃，可是陷他們入所謂沒廉恥地位的魔鬼，還跟着他

們窮追，窮追，到後來竟追到海裏，駕去船漂流，不知去向了！……”

我們都在沈默着，眼看見兩個水淋淋的人從水裏跳出站在我們面前，梨雲的漁竿已丟在一邊。

“嗶呀！我看見……”

“不是。我知道，那是你眼花了！”

天已漸黑了下來，我們回去了。第二天釣魚的時候，她才詳細地將那故事講給我聽。這故事就是漩渦的“模特兒。”

她告訴我的故事，很有許多地方爲種種關係使我不能忠實，但也無可如何。所以我要求這裏邊的一些主人翁不要以事實責我。因爲這裏邊有許多的苦處哩！

我在這裏要特特地感謝我友梨雲！她不僅在這故事上幫助我哩！梨雲，我在這兒祝你快樂，祝你再釣到幾隻一尺長的大魚！

白塵，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在顧家宅公園。